

MAG
B97P.312
2

高麗致命事略



3 1773 1890 8

天主降生一千九百七年

江南主教姚重准

上海土山灣慈母堂第二次活板

高麗致命事略序

今天下五大部洲。洲處東亞。而與我同文者。北朝鮮。東日本。南越南。四國之人民。其種族源流。書缺有間矣。要之朝鮮與我爲最親。民間及西國。概稱爲高麗者。是也。以余從事聖心報。間嘗遙譯其致命事略。而散附於報章。有友人勸令彙而刊之。謂余伯氏禮門。曾著觀光日本。所記皆二百年前事。

然其奉教者。犯危難。厲死節。洋洋乎表東海之風。
廉頑而立懦。如序所云。搏激水則從上。搏激人則
從善。何況朝鮮致命事。近在三四十年者耶。如金
六品者。皆我黨所嘗親見。而首往傳教之周司鐸。
又我同國同省人耶。故宜踵伯氏而刊之。以搏激
吾同國同教者一也。自古碩人名賢。其流風遺躅。
皆足以興後世。然或有能知。有不能知。至於蒙難

艱貞義烈之事。則無論愚智賢不肖。其慕望愛悅。一而已矣。人情於文章功業。而出於近習者。每狎而玩之。無他。忽於所近也。至若語及爲死不顧世。殺身以成仁者之義形義色。則反是。每愈出於近習之人。而歔歔流涕感喟之。亦愈不能已。矧全其大節於大本大原。全受全歸之地者耶。以視血氣之勇。血肉之私。其相去真不知幾千萬里。而朝鮮

既與我最親矣。氣稟風尚。悉與我同。故宜近取則而刊之。以搏激我同國同教者二也。今年越南致命。登眞福品者四十有九人。有我同國人焉。意者其在天之靈。垂裕同國。多膺致命之冕旒。特容此妖孽之拳匪。與助拳匪之妖孽。在在戕殺吾徒。而不遺餘力耶。此正信升違墮剎那永遠之秋。非借助於他山不可。故宜及是時而刊之。以搏激我同

國同教者三也。而吾因是愴然有感。吾徒早晚必誦信德經云。我爲此堅心全信。我並願証此信德。雖被萬死不辭。亞孟然則爲証信德。吾徒之死。固所願也。經記耶穌之言曰。世苟怨毒爾曹。須知其以我爲怨毒也。蓋在爾先。脫令爾曹係屬於世。世固愛夫自己者。祇因爾曹不係屬於世。而我已選別之於世。世故以此怨毒爾。繼又曰。余以是詔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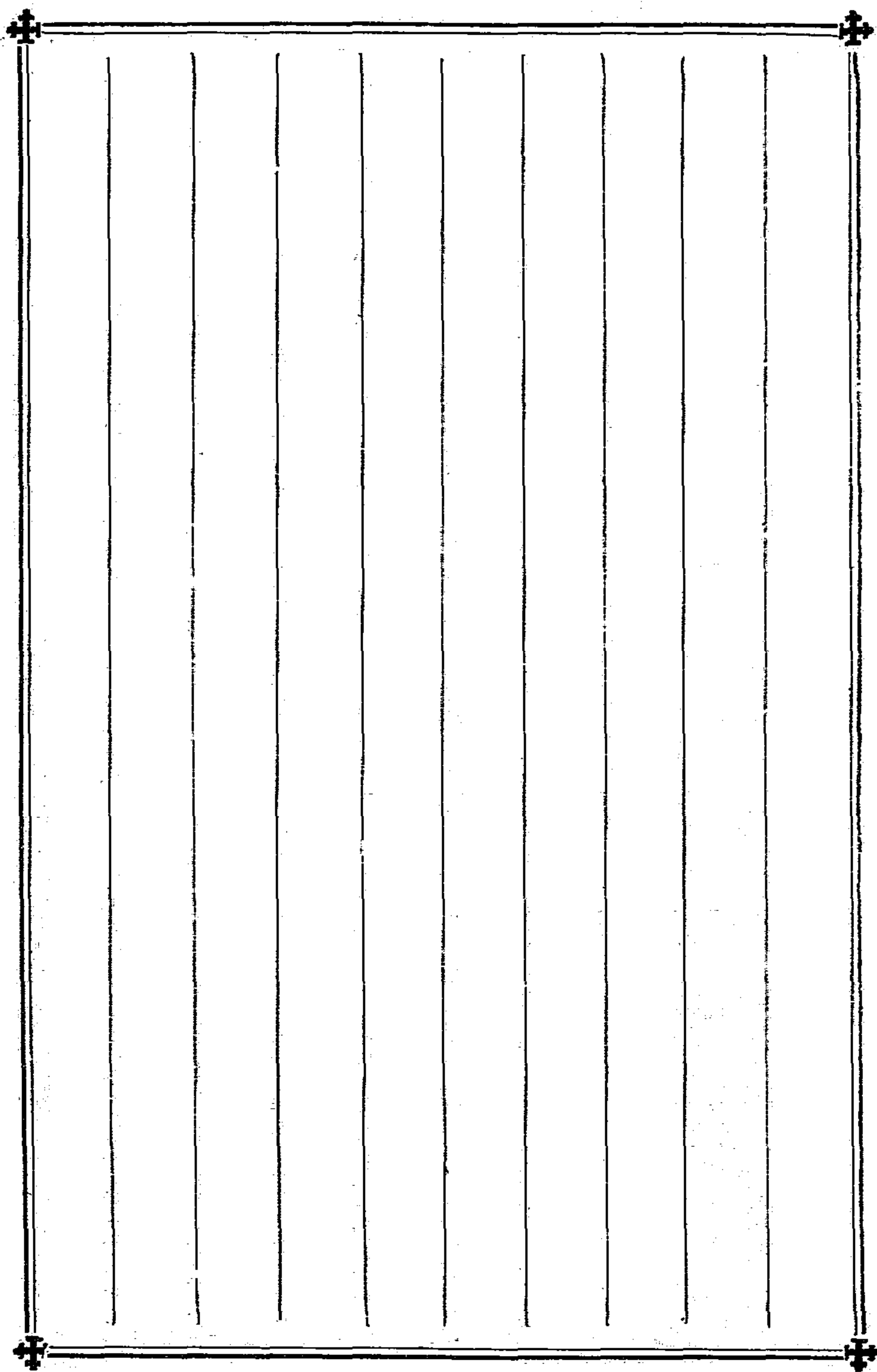
者。俾爾勿生疑阻焉。人將使爾無講社可歸。且至
有時殺害爾者。而自以爲致恭盡禮於造物主之
前。然則舉世欲殺。吾徒見殺。固其所也。不然。薰蕕
不同器之謂何。貞表挺迂。理所宜然。迺者會匪土
匪。無歲無之。迄未聞有與儒釋道爲難者。豈經所
謂世固愛夫自己者非耶。亦未聞有爲蛇之速。如
義和拳匪者。旗幟則扶清滅洋。始不論不顛曷扶。

而其事則望屋搜牢。經言。法爾祖爾父。凶神惡鬼之所爲。彼則魁膾也。謊神也。其拳匪之謂歟。在在。以殺教爲名。仇教爲義。而所殺不在教者。往往十倍於教中。烏乎慘矣。同一見殺也。非爲教也。非爲義也。不待知者而後知也。然而死矣。徒死於一二。人師心自用耳。放辟自恣耳。不知禮。不知義。不憐邦族。違念祖宗。烏乎慘矣。天下孰有死之輕。命之

賤如吾同國也乎。惟吾同教則不然。死爲所信之聖教也。禮也。義也。同一死也。重逾泰山。有不鑒彼致命者。如奉恩詔而榮歸乎。經云爲義而被窘難者。乃眞福。爲其奄受天上國。經又云。爾毋畏。夫能殺爾身。不能殺爾神靈者。故統天下爲匪與助匪之徒。一死之外。其如吾徒何。自古皆有死。奈非吾徒而未聞可死之道何。古羅馬暴君汚吏。殘害聖

教者三百年。一城致命之多。合我東亞四國。且不
及遠甚。而聖教卒以大行。聖基所云。致命之數愈
多。入教之數愈廣。異哉異哉。非真教而能若此乎。
不知者或爲吾教危。而吾教之方興未艾。余正以
致命者日有所聞。而操之券也矣。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立秋後一日耶穌會後
學雲間容齋沈則寬自叙



高麗致命事略目錄

第一章高麗開教緣起見一張

第二章高麗名士入教見六張

第三章高麗信人自舉司教見十二張

第四章中華司鐸首進高麗見十九張

第五章周司鐸爲主致命見二十四張

第六章高隆巴夫人事跡見三十一張

第七章女教友等爲主致命見三十六張

第八章樸老楞佐爲主致命見四十四張

第九章夫婦守貞爲主致命見五十七張

第十章高麗無司牧三十年見六十三張

第十一章主教司鐸繼進高麗見七十二張

第十二章主教司鐸同時致命見八十張

第十三章繼起有人卒皆致命見八十六張

第十四章金大品扁舟迎牧見九十七張

第十五章金司鐸回國被拘見一百八張

第十六章金司鐸致命見一百十六張

第十七章崔司鐸回國見一百二十六

第十八章李崔司鐸先後去世見一百三十四張

第十九章張主教携伴進高麗見一百四十二張

第二十章張主教被拿受刑見一百四十八張

第二十一章主教司鐸同時致命見一百六十張

第二十二章教友司鐸相繼致命見一百六十七張

第二十三章教士教民同時致命見一百七十張

高麗致命事略

高麗開教緣起第一章

高麗就朝是鮮。古有三韓國。新近稱大韓地。在北京偏東十度。北靠吉林。東有豆滿江。西有鴨綠江。沿邊爲界。從四十三度。到三十四度。向南斗出於海。南北長不足二千里。東西最寬處。不過八九百里。境內多山。北邊更多。荒草野樹。一望無際。人熊老虎。出沒其間。土地苦寒。人跡希少。向奉中國正朔。年年進貢。風俗樸陋。房屋矮小。男子衣服像前明。女子因元朝公主下嫁。所以像元朝裝束。另有方言字母。惟士大夫及朝廷公牘。俱用漢文。其先國法極嚴。本國人出境的殺。外國人入境的亦殺。因此坐井觀天。不知有天主正教。只知埋頭拜佛。雖像中國也有儒教道教。但彼此混雜。胡亂拜拜罷了。前明萬歷年間。纔知有天

主教。先是徐閣老和教士商議。派人前去。無如海禁太嚴。後因朝鮮也有倭寇。於是萬歷二十三年六月。徐閣老奏請出使朝鮮監護兵馬。意欲借此開教。奉旨。徐光啟曉暢兵事。不宜遠去。因亦不能如願。當倭寇亂時。有一高麗王族李姓女子。聖名儒立亞。被倭將弟福撒瑪虜往日本。幸聞天主要理。領洗入教。及倭將篡位。乃選入宮中。奉侍皇后。變盡方法。勸其背教。一連充軍。充到四五箇荒島。人烟都沒有。儒立亞反以爲像在加爾瓦略山。可默想耶穌和聖母的痛苦。情愿再多受苦。後同耶穌會士一百十七人。又別位司鐸。及教友等一百餘人。裝在三隻小破船上。只有一隻漂到呂宋。其餘盡死在海中。又有一高麗人。聖名嘉納。其事更奇。自幼專心求生後之事。隻身躲到深山洞裏。洞裏老虎也不害他。他所食不過草根之類。如此尅己尋思。心總不安。一夜夢見一尊者。儀

表堂堂向他說。你明年過海。可得所求。及至明年被倭寇虜去。自以爲該進日本大寺院。豈知心更不安。出來遇見一教友。說起心事。引入耶穌會堂。堂中所供耶穌像。卽夢中所見。頓時感激涕零。伏地叩謝。進教後專以勸教爲務。喜醫病人。付洗小孩。其他尅己神功。自不消說了。後到監內。慰勞被難教友。也得一同致命。其詳見觀光日本書上。自徐閣老拜本後五十年。卽順治初年。朝鮮王李侔的世子。爲質於京都。常和湯若望談天論道。回國時。湯若望送他天主像一幅。地球儀一架。新刻的天文書。聖教書也不少。又後一百三十餘年。高麗出了兩個奇人。都姓李。都是大家子弟。竟和嘉納的心性差不多。一箇名承薰。年約二十歲。聯科登第。拜爲翰林院學士。他父親也是顯宦。一箇叫李憚。約大幾歲。學問的名氣也更大。博覽經史子集性理等書。常以爲不足。定要尋出一個

真正道理來。豈知尋了多年。茫然一肚子疑團。仍打不破。恰遇跟去進貢的。從北京帶回書籍中。有天主實義。性理真詮等。便約了一班講經考道的人。大家閱看。並約定日期。在深山大廟中會齊。討論九流三教。孰真孰假。到了日期。各自進山。時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七十七年冬。卽乾隆四十二年。李憚得信。也拄了拐杖。飛步前來。山路險峻。天時嚴寒。加以猛獸太多。路徑不熟。他雖身子虛弱。全不在心。走至夜深。辨不出方向。還幸闖着一個廟宇。請人帶領。直至更闌夜盡。方纔走到。衆人見他如此狼狽。都有些胆寒。待後問明纔放心。便一同討論各教緣由。和道理的真假。不厭不倦。一連十餘日。翻覆辨論。終無把握。忽一人在帶來的書籍中。拈起一本天主教書。衆人一見。都輪流觀看。看了都讚嘆道理真實。立志信從。李憚回至家中。便一心奉守。早晚朝拜天主。謹守瞻禮。

齋期。外加克苦工夫。與前行事如出兩人。人見他這般光景。說好說歹的。議論紛紛。他全然不顧。只顧行其心之所安。力之所能。過了幾年。李承薰隨侍父親。奉差進貢。時西歷一千七百八十三年。卽乾隆四十八年。李憐聞信之下。直來拜賀。囑咐他到了北京。當往天主教堂。訪問西洋教士。將教中書籍。一一帶來。這是天地真主特選你去。爲通國人民。求一真本真原。通國靈魂的永遠關係。都在你一人身上。見了教士。務必細心講求端底。不然遺誤蒼生。罪過不小。承薰一一答應。隨侍父親。帶了國書。及護從人等。以外還有許多商人。買了路照。隨着貢使同行的。翻山過嶺。到了滿洲路。纔平坦。然而冰天雪地。辛苦萬分。從隔年走起。走上四五箇月。纔到了北京。在高麗使館住下。進貢的進貢。做買賣的做買賣。又鬧上許多時。春盡夏初。纔得隨侍父親回國銷差。

高麗名士入教第二章

李承薰到家後。如何拜會親友。叙談路景。自不消說。李憚也趕來拜望。細問聖教道理。並問見過北京教士如何。承薰告知一切。並見過一位主教。反復辯論教理。承其開導。今已領洗。聖名伯多祿。是付洗的神父題的。又將主教所贈的聖書。給於李憚。李憚就收拾一箇清靜所在。獨自用心。再三翻閱參考。那時天主聖寵感化他心。光照他明悟。他立意要進教領洗。并願本國人民共受此恩。一同信奉。造世贖世的真主。所以先和幾位讀書朋友。切實講論。因他口才好。說理透徹。心又真切。人比衆動聽。一班好道的朋友。就拜他爲師。他一心要勸化有名望。有勢力的博學鴻儒。都相信天主。做聖教會的棟梁。便去各處到門拜會。相機辯論。果然有多少傾心悅服。也有多少非但不服。反因辯駁不過。以

致老羞成怒。恨他一張利口的。名士中有一位姓權的。兄弟五人。都鴻通博學。初次山中討論。他們本是爲首之人。一聽李憚講解。便全心相信。却不敢顯然奉行。他兄弟權老三。爲人表裏相符。既說相信。便求領洗。於是李承薰便替李憚和權三付洗。李憚取名若翰。權三取名方濟。各沙勿畧。因此看他兩人好樣。領洗入教的很多。權三又替人付洗。內中有一少年姓李。聖名類斯。是訥浦人。初起不過來跟權三念書。後來也領洗入教。回去勸化了全家。同鄉人向化的也不少。這些新教友都熱心得狠。後來爲天主致命的很多。聖教會日見起色。誰知不久起了一箇大風波。這是天主給他們知道。傳教非關人力。說起這風波。就從李憚起。有幾個名士。和他辯駁。不能取勝。因此懷恨於心。要平這口氣。朝堂上王宮裏。都紛紛談說這箇新教。國王雖知道。却不禁止。有一位太傳出

告示。說天主教是假的。官紳人等不可信從。信從新教。便辱沒祖宗。萬不可被喜新厭舊的人所煽惑。其意想一下手就除根。但新進教的。大概很有名望。百姓十分看重。所以不敢太下毒手。其時聖教傳到高麗。剛一年上下。那做刑曹判書的洽和太傅同惡相濟。便命拏問違諭的人。第一個拿到的是翻譯官。姓金聖名多默。此人勇敢非凡。不但公然承認。他信天主。還極力稱揚天主教。奉勸朝廷上下。一體欽崇。那些假名士。假道學。見他就頭疼。囑咐衙門。用種種非刑。逼他背教。他倚仗天主聖寵。毅然受刑。死不改口。權方濟一得信息。便約了幾個熱心教友。去保護金多默。在衆人前。當着判官。高聲說道。請問多默犯了何法。若是因他信天主。便該受刑。我們俱是同教。理當一樣受刑。纔是。判官見了權方濟出首。因敬識他才名。一時寬緩了些。但是心中更恨如切齒。已後終

把多默充發到邊遠地方。因他受刑過重。不久就在那裏死了。判官的本意。原欲殺一驚百。使教友們見了金多默受刑而死。自然各自退避。不敢出頭了。那時新教友的父母親友。見了果然懼怕起來。父母來勸兒女。朋友也來相勸。勸教友及早回頭。何苦爲了外國傳來的一箇教。拋棄祖宗的教呢。又何苦爲了一箇新花樣。新法術。把名聲家業連性命。都斷送了呢。李憐和李承薰頭裏果然熱心傳教。勇敢非常。然而不久爲父母親朋所恐嚇。連諷帶刺。兩人都說軟了。竟至背正崇邪。人說是他們隱傲所致。因他二人自恃才學。不靠天主。想天主教興旺與否。專靠他們一班學士。話說李憐的父親。見國家禁令這般利害。十分着急。深怕兒子召禍。忙去勸道。我的兒呀。我勸你早些回頭。不要去和那班信教的人說話罷。你若不聽我言。執意要信。我便死在你跟前。看你孝心上

如何過意得去。李憐一聽父親這話。動了肉情之愛。忘却超性神光。在天還有聖父。理當孝敬在先。便含糊答應。說了幾句背教的話。當時教中人。聞知他背教。都不和他來往。他獨自一人。憂悶過日。心中自覺狠不平安。不久感冒時疫邪症。死的十分可憐。巴不得天主仁慈。看他以前勸教之功。賞他臨終痛悔背教之罪。至於李承薰更加可惜。因爲他有一箇愛弟。一起初就阻他進教。到了艱難時。便加倍威嚇他。他見信教人這般失勢。仕途上是不能上進的了。心裏又暗藏着貪榮戀祿的心思。竟公然背教。背教之後。便去見權方濟。說明和他絕交。又把聖教書籍聖物。一把火燒了。無非要在外教人前。顯見他真實背教。又把他背教情跡。到處傳講。這樣做的決絕。果然再沒有人說他是信教的了。暫時原救了性命。無如那起讀書人。從前和他辨論。被他駁倒的。心中終不肯

忘。定意要報仇。害他性命。李承薰他雖在家。單和幾位老宿走動。照從前未進教時光景一般。寒往暑來。忽已過了十五年之久。諒來可保平安無事了。豈知十五年後。教中又起了一箇大風波。教友們被拿問的極多。李承薰的那班老對頭。也借此把他牽入教案之內。不問他現在信與不信。竟拐灣抹角的問了他一箇死罪。這原是天主的仁慈。要他臨刑時。發一句話。便可將功折罪。把致命之功。抵背主之罪。與其一般受死。死爲愛主。死的有名。稍有見識的。必定愿信天主。痛悔前非。天主是仁慈無限的。也必全全寬赦。賞他升天了。豈料那時。他一心爲才名所惑。不肯自認背教之罪。雖和別位致命受一樣的苦刑。却沒有致命之功。和別位教友被一樣的罪案。只算了背教之人。我們看他這節故事。一來可知信德之恩。不是從人力來的。實是從天主來的。不過依靠天主的。

可保無虞。若依靠人力。便如一件寶物。藏在窰瓦器。玻璃瓶中。極脆極薄。磕碰一下。立刻粉碎。所以雖是天主揀選的宗徒。也該小心在意。不可自大。保祿宗徒向自己說。深怕我現在傳教勸人。引升天國。後來我倒救不着靈魂。自陷地獄。二來可知天主手裏。並無棄物。都可以用爲聖教光榮。所以傳教人。常該虛心自下。就如高麗開教。天主起初。并不用神父主教。只用幾個外教人。幾個稍有名望才學的人。待他們一有傲心。便丟開不用。另用幾個謙遜老實的。聖保祿說。天主選用世上無能之輩。反壓倒了有能之人。

高麗信人自舉司教第三章

李憚和李承薰背教之後。高麗教務依舊興旺。如同初起一樣。不過教友。沒有主教司鐸們統率。治權不能歸一。疑難不能就正。權方濟各和李類思等。大會

衆信友在一處。商量誰做教中首領。統理教務。再三商議之後。公舉權方濟爲主教。李類思和幾位有德有才的教友做司鐸。把教友們分劃地界。各立一會。就將新舉的司鐸們分會治理。於是司鐸們各往所派地段任事。待一到任所。便付聖洗。行堅振。行諸般聖事。見教友不懂道理的便講解。不守規矩的便責罰。衆教友都唯唯從命。雖是大家子弟。俱也俯首無言。論理這般舉動。不合聖教章程。因他們並無神品。所行聖事。除聖洗外。盡屬徒然。都沒有聖事的實驗。所幸出於無知。並非故意冒充司教。冒行聖事。天主臺前可不算是罪。當時恰好又放貢差。到北京進貢。權方濟被衆人舉爲主教之後。心中大爲疑惑。不曉得管理教務與行聖事之權。是怎麼派的。自己現在所任主教之職。合不合教規教律。立意要趁此機會。寫封信去問問北京主教。主意既定。便把高麗教務。

從起初到現在所有的形景。所遇的疑難。一切不安於心之事。詳細寫明。信已寫就了。但如此的信長篇累牘。託誰帶去呢。正在籌躇之間。有一少年人挺身自獻。願帶去北京。此人姓尹。是貴家子弟。名葆琛。纔在保守教中道理。雖然還沒有懂得明白。到底信德根深。就在欽差手下討了一箇差使。充當賤役。一路跟着衆人。步行到北京。找到主教住的地方。把權方濟的信呈了。當着主教和幾位司鐸面前。把高麗如何信教。信友如何熱心。一五一十的告訴一番。且說現在信友很多。不過沒有人統率教務。我們雖然公舉了一班人。到底終不能事事妥貼。主教聽了他這一番言語。大大感謝天主。便留葆琛在堂裏。教訓他。經言道理。過了不多時。便付他聖洗。取名保祿。待他領了堅振和聖體聖事。主教便寫了回信。把權方濟信上所問疑難之事。一一回覆明白。命他裁去主教

司鐸之職。禁行各種聖事。并許遣發一位司鐸。特來高麗管理教務。把信交給保祿帶回。權方濟得信後。便遵命裁去主教和司鐸之職。衆教友聞知有一位司鐸到來。都歡喜的狠。就在那一年裏。朝廷又遣欽差到中國。保祿又去討了一個差使。再到北京。懇求主教。速遣一位司鐸到高麗。無如那時中國正在禁天主教。一時不便遣發。先把祭箱交給保祿。囑他隨帶回國。至於司鐸現在不便隨去。再等機會。再作商量。保祿無奈。只得帶了祭箱回國。衆教友見了祭服祭器。心中十分安慰。曉得天主已允所求。不久便有司鐸到來了。在司鐸未到之先。又起了一個大風波。話說高麗信奉儒釋道三教。如同中國一樣。至於民間所最重的。是敬祖宗。一逢父母之喪。無論大家小戶。都要極力備辦。借債敗家都不顧惜。父母一死。先置一個神主牌。牌上寫亡者爵位姓名。又打一小小

眼子。據說是亡靈進牌入座的小門兒。把他供在家堂裏。日逐供茶供飯供香煙。直供至第五代。纔把這牌位一齊埋入亡者本墓之前。一千七百九十一年。卽乾隆五十六年。尹保祿義鴻的母親死了。他就買棺盛殮。諸色從豐。且都致敬盡禮。至於一切異端習氣。如同立供牌會等事。都不備辦。衆人見了大爲詫異。都責他不孝。刑部大員聞知此事。便命拿保祿和他表兄權雅各伯到案。差人到他們家裏查察。果見家堂空無一個牌位。卽於十月念四晚上。將保祿拿到珍山郡。晚飯後。官便坐堂提審。當堂怒責一番。細細查問。保祿一一答應明白。末後暫命帶枷收禁。過了兩月。權雅各伯也被同監收禁。雖則再三提審。百般威嚇。問官見他們心堅意執。無法挽回。便將他們解往刑部候審。解到了。刑部便坐堂訊供。問了許多事。保祿和雅各伯逐一答應。末了問道。你兩個把

祖宗究竟作何處置了。雅各伯答道。我把他埋入土中了。保祿答道。我把他燒了。問官道。他把牌位埋了。這還可恕。你今把他燒了。這却胆大妄爲的狠了。保祿答道。埋和燒果然兩樣。九九歸原。總是一樣。燒的雖立刻成灰變土。埋的不久也要成灰變土的。而且神牌依律法只存至五代。五代之後。便是該埋了。朝廷爲什麼不責問他們不孝呢。問官聽到這裏。勃然大怒。高聲喝打。打了三千下。一面收禁。一面申奏朝廷。當治何罪。那時國王正宗在位。待下寬仁。愛惜民命。不肯妄加刑罰。收了刑部奏章。並不就批。後來被朝中大臣再三摧逼。定了死刑。批諭一下。刑官忙把保祿和同雅各伯提出監來。押到行刑之處。深恐多延時日。國王翻悔。一路上雅各伯身子軟弱。步履艱難。保祿身強力壯。雖披枷帶鎖。却行走自如。他兩個俱歡然上道。視死如歸。衆人見這般形景。都希奇的。

狠到了法場。監斬官又問。如今願背教麼。兩個都回不背。保祿便遵國俗。把斬條上罪案。向衆高聲朗誦了一遍。後刑役解開他衣領。把他的頭頸靠在木椿上。他先念了耶穌瑪利亞聖名。自命劊子手行刑。一閃時頭就落地。雅各伯見了。毫不懼怕。便也上前受刑。時在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九十三年。仲冬初八日。卽乾隆五十八年十一月初六日。午後三點鐘。保祿年三十歲。雅各伯四十一歲。受刑畢。國王果然翻悔。忙卽遣人到問刑衙門。立將原旨收回。待到那裡。已來不及了。官命將兩顆首級示衆五日。五日後方准親人收屍埋葬。說也希奇。雖在嚴寒的時候。屍身毫不殭硬。四肢卷曲自然。血跡鮮明。紅灼灼的。並不凝凍。外教人見了。也都稱奇道異。都抱不平。怪怨官長擅殺無辜之人。內中有許多因此進教。數日之後。官長意在阻人進教。命將保祿和雅各伯致命案由。

寫成一道文書。頒發通國。使軍民人等一體知悉。豈知通國人民。倒因此曉得有天主教了。從此進教的人。一日多似一日。地方一天大似一天。不像從前只在一處傳教了。古人說。致命人的血。是新教友的種子。這句話果然應驗了。

中華司鐸首進高麗第四章

話說高麗的教友。都在盼望一位司鐸到來。候至一千七百九十四年。即乾隆五十九年。聖誕瞻禮日。纔有一位司鐸到高麗北境。姓周。聖名雅各伯。是江蘇蘇州府人氏。在先已和高麗教友約定了日期地界。所以有幾個教友早在那邊等候。以便帶領入境。這位周司鐸年壯力強。德行才學兩樣俱全。所以北京主教選拔他當此重任。未到邊關。先就換服色。把髮辮打散。挽了一個髻兒。頭戴竹笠。身穿圓領布袍。寬腰闊袖。下邊大脚袴子。登上一雙草屨。喬粧了高麗

人。趁着黑暗裡捱過邊關。將弁不在於心。讓他過了。教友們上前接着。伴同了一齊向漢城進發。一路混在高麗人中。鬚髮容貌彼此相仿。所以無人覺察。順溜溜的走進漢城。就在王宮左近。一座大房子裡住下。漢城是高麗王京。其街市之繁華。人烟之阜盛。自與別處不同。有外省官員長陞見的。來候缺的。又有過客行商來辦貨的。來算帳的。來看親戚朋友的。來來往往不計其數。所以左鄰右舍看慣了。各顧各的。不相聞問。因此周司鐸得和京中京外的教友們來往晉接。也沒人覺察。一連在京三個月。盡心學習高麗方言。三個後月。便能講解要理。勸勉信人。當時教友知道有一位司鐸在京。都要來拜謁。求領聖事。周司鐸也十分熱心。很喜接見教友們。叙談聖教聖事要理等項。直等到明年復活瞻禮。才能身穿上等祭服。當着幾個教中爲首之人。初次舉行彌撒大禮。

彌撒中也有幾個教友初領聖體。這些望了彌撒。領了聖體回去的。各處傳講聖體彌撒的益處。引動衆教友。遠的近。的都要來瞻仰彌撒聖禮。恭領聖體神糧了。有的還領着新保守的來求領洗。司鐸一見更覺熱心勃發。毫不顧忌外教人的耳目。人人接見。個個叙談。教友們也放心出入。不提防內中有人暗算。當時果然不見什麼風波。又過了兩三月。王京教友還平安無事。到六月念七日。被人告發。差人等突入司鐸所居之室。欲擒拿周司鐸。幸而知風的早。司鐸先自脫身。潛至鄰右教友趙瑪弟亞家。趙瑪弟亞先將司鐸藏起。把自己的頭髮頓時剪斷。喬粧了外國人模樣。安然等候。差官一到。搶步入門。大聲喝問道。華人在那裡。趙瑪弟亞安然答應道在這裡。華人便是在下。因他本是翻譯官。官話說的一口京腔。又故意說長道短。耽延時刻。從從容容放走了周司鐸。一

時差官人等被他瞞過。信以爲真是華人。急忙解到有司衙門。衙門中人一見。都說不是。和面貌冊不對。周司鐸該是有鬚的。這瑪弟亞是無鬚的。差官被人一語道破。知已受騙。又氣又惱。便命極刑拷打瑪弟亞。以殺其恨。同時又有尹保祿池撒巴兩個教友。也被人告發。也被拿到案。告的也是私通外國。引進華人。問官一見。便用重刑逼供。妄想他們吃刑不起。供出周司鐸的住址來。豈知半句風聲不露。衙役們更如虎似狼的。用各種私刑拷問。只因受刑太重。就在那夜三人一同監斃了。國王本是心慈意善的仁君。聞知此事。便諭刑部。把收禁的教友釋放。并諭免追周司鐸踪跡。周司鐸此時已躲到女教友姓姜的高隆巴家。姜氏也是京中各官。雖則當時無人在朝做官。究竟名門宦族。沒人敢欺負。衙役也不敢擅自進出拿人。周司鐸又潛居後院。衙役更不敢進來了。所

以可稱千穩百安。但周司鐸受驚以後。便十二分小心。雖教友亦不輕與相見。卽有要事。須往教友人家。家中人也不准隨意謁見。但把該講的道理繕寫出來。托傳教先生念給教友們聽。又把華語經言。翻作高麗字句。所有聖教中要緊的信德道理。都翻出書來。分給教友們各處傳看。因此教友大得其益。雖不能見司鐸領聖事。但信德依舊十分堅固。至周司鐸所寫的書。句句動心。言言金玉。他一片真誠懇切之心。流露於字句之間。無非是愛主愛人。以後禁令稍寬。司鐸乘機潛出。偷往各處會口巡視教友。付洗了許多人。大家巨族也不少。離漢城不遠。有一個小島。島上有一個犯官。據說就是國王的親兄。因被誣告。說他兒子有謀叛重情。所以充發在此。還幸國王憐念骨肉之情。不忍加誅。只問了他兒子死罪。王兄和一妻一媳。但關閉在一個荒廢的行宮內居住。周司

鐸到那島上。勸他們道。你們倘信天主。現在雖失世榮。後來可望天福。他們都傾心悅服。信奉聖教。司鐸往返不過一二次。便付了他們聖洗。內中有許多使女。也得領洗之恩。往後又被仇人告發。說他欺留中華司鐸在家。因此全家被毒藥藥死。使女們都死於劍下。周司鐸又勸立明道會。會友把司鐸口傳的道理。傳給親戚朋友。因此和教友們仍可相通。不過不能見面罷了。有教友要領聖事。須要三保六證。方可進見。話說當時有兩個熱心教友。從遠處專誠來京。求見司鐸。求領聖事。後來皆爲主致命。但因家離京城有一百四五十里。和在京教友不相熟。無人擔保。不能進見。直待周司鐸致命後。他們還嘆惜懊悔。不能見一司鐸。

周司鐸爲主致命第五章

高麗國王正宗在位時。教中人有艱難。尚可支持。因周司鐸在京。尚可暗中引導一切。舉行教中聖事。待正宗崩駕。太子卽位。年幼無知。不能視事。因奏請太后垂簾聽政。這位太后見識淺。耳根軟。愛聽小人。怕見君子。話說當時朝中臣子。分爲兩黨。一黨名乖辟的辟輩。一黨名順時的時輩。辟輩黨。每每挾制先王。所以先王在日。恨怕他們。時輩黨有許多進教的在內。雖有幾個怕失功名。已經背教。但真心信奉的還不少。個個有德有才。忠君愛國。所以先王在日。十分器重他們。辟輩黨。因此蓄恨在心。一旦正宗去世。便在太后前。百般侵軋慫恿。禁止聖教。日久月長。竟勸信了。待國喪一滿。立刻照辦。把禁教的上諭。張貼通國。忙得提騎四出。凡是教友皆一體訪拿。不問遠近。雖大家巨族。差役一到。便破門而入。所有大小男女。一齊解送公堂。無法無天的嚴刑拷打。以致舍生致

命的多不可數。內有一位博學士。姓廣聖名益博羅削。和他長兄聖名沙勿畧。被拿之後。受盡痛楚。不但處之泰然。反而喜形於色。人見他這般光景。不像受刑。倒是享福。連那掌刑的衙役。見了也稱奇道異。讚不絕聲。還有一個姓趙的。聖名多默。臨刑時被劊子望準了頭。一刀砍去。未曾畢命。他伸手一摸。見手指上鮮血淋漓。反喜的狠。便大聲叫道。好血好血。劊子又是一刀。纔把他殺死。趙多默致命後。臨着李類思受刑。他自把頭靠着木椿。預備受刑。刑役連砍六刀。方纔畢命。有一個屠戶。進教後狠守教規。也被拿獲。雖受刑萬狀。還連連大聲喝道。不。不。情願受千刀萬劊。不願背耶穌基利斯督。因腿打折了。不能自赴殺場。雇人抬到那裡。受刑時也非常喜歡。死不變心。又有一個閨女。年十九歲。姓申聖名巴爾巴。早已矢志守貞。衙役正在尋來拿他。他便上前自首。在衆人前。

承認自己是信天主的。情願爲主致命。不願偷生背主。說畢。欣然受刑而死。這些致命新聞。傳到周司鐸耳朵裡去。不免憂傷。且知通國中明查暗訪。踴緝兇拿他一個中國人。被拿的教友。雖然勇敢異常。都不肯供出周司鐸的住居。但查訪如此嚴緊。周司鐸料想終究隱不過去。且思爲他一人之故。連累衆教友受苦。心甚不安。因想私自出境。返歸本國。避一避風頭。待禁令稍鬆了些。再來未嘗不可。主意一定。便輕衣小帽。孤身獨行。漸漸到了義州。對江便是九連城。中國的邊界了。忽然得了天主的默啟。仍從前路折回。再進漢城。不顧艱險。把自己身心性命。全托付天主。那時有名的女教友。卽前章所說的姜氏高隆巴。全家也被抄拿。監禁重刑之下。有一個婢女熬苦不來。將主母家所見入教情形。及司鐸來踵去跡。全行供出。朝廷得了這個實情。便行文各省。連邊遠地方

也一體懸賞搜捕。周司鐸眼見教事一敗塗地。諒來無法可以支持。因立意自行投首。一日三通鷄啼之後。街上已有行人。即便服出門。手中輕搖羅扇。背後跟着一個教友。大搖大擺的穿街過巷。直抵天牢門首。向守門的兵弁指着白己說。我就是中國人。我就是天主教首。我就是你們通國兜拿。白白的拿了多時。拿到而今拿不到的外國人。可見我恭敬的天主不准。你們就沒有一個能幹人。如今我自來投到。以後省得你們東奔西走。帶累許多無罪之人。那些兵弁猛然聽見。又驚又喜。驚的是周司鐸全身是胆。喜的是他來自首。現現成成拘獲重犯。可得重賞。且不問青紅皂白。先拿鍊子套上。一把拖到官府臺前。官府一見大喜。便升堂訊問道。你中國人來高麗所謀何事。周司鐸答應道。我來高麗不爲別的。只爲傳揚天主聖教。救度通國生靈。官又問道。你既來了這多

時。平日和誰來往。現在居住何所。周司鐸答言十分謹慎。沒有半句累及他人。雖被官府再三追問。總屬徒然。反乘此機會。向堂上堂下在官人等。宣講聖教要理。無如衆怒洶洶。聽如不聽。更加其恨。其時照例高麗國王不能擅殺華人。當把周司鐸解回中國。聽中朝辦理。因此有些棘手。大員們再三商議。末了仍把周司鐸問成死罪。派一位總兵監斬。總兵怕有干係。不敢擔承。因告了病。於是又另派了一人。一到定期。便把周司鐸提出監來。不當作華人。竟照本國人犯。提出監後。照例重杖數十。收入囚車。送往法場。在漢城外十里之遙。監斬官騎着馬。帶着兵。前後擁護押送。四方百姓爭來看外國教頭的。不知其數。兵丁們不敢怠慢。怕有劫法場的。把周司鐸團團圍住。不准閒人闖入核心。臨刑之前。灑了一杯酒。將斬條上寫的案由。遞給周司鐸。周司鐸便朗誦一遍。因向在

場的人高聲說道。我今朝是爲天主聖教而死。並不是爲犯法受刑。但是你們高麗人。不久禍患到身。十年之後。必有大災。那時你們纔記起我來了。說完之後。雙耳插上耳箭。兵們拉着。繞了三轉。周司鐸回到垓心。雙膝下跪。低着頭等候受刑。監斬官便命兵們抽刀拔劍。繞着司鐸環行一轉。望準頸脖一齊砍下。頓時畢命。時在降生後一千八百零一年。孟夏三十一日。卽嘉慶六年四月十九日。下午四點鐘。那日天氣原來清朗。忽然烏雲密布。颶起大風。電光亂閃。懾得同場觀看的人。個個心驚胆戰。過了數日。有熱心教友倫周移司鐸的屍首。照禮殯葬。葬在那裡。可惜到如今沒有人知道。據說周司鐸致命後。凡病重求好的。多立時應驗。統計周司鐸到高麗不過六年。初到時教友不過四千。他六年又多了六千。其德行出衆。才學優長。且不必問。但看他恩德及人。到如今高

麗教友還念念不忘哩。後來中國朝廷聞信。果然傳問高麗國王。何以擅殺華人。國王上書請罪。託言誤殺。不知是華人。中朝也不深究。就此了事。

高隆巴夫人事跡第六章

姜氏高隆巴本是大家閨秀。自幼從父讀書。博通經史。最喜愛的是修行。凡佛教中一切齋索因果之說。都極其崇奉。且志在潛修。不願在紅塵中打混。偏生爲父母所誤。許配了一個統袴子。雖是名門貴胄。但小時失教。才學全無。生性又古懷。作事又懈怠。而且又是續絃。到行娶之期。高隆巴知非佳偶。但事已成。木已成舟。只好過門。勉強婦道。可憐不但夫婿是個蠢漢。連堂上之姑。也情暴性烈。難以討好。弄得一室之中。棘地荆天。又苦無人排解。但高隆巴深明大義。儘管萬事曲盡婦道。久而久之。性如烈火之姑。竟被感化。一日在家忽聽人

講天主教道理。雖只初次耳聞。不甚明白。但他心中甚爲感動。因去用心參考。一連看了多少聖書。把教中道理反覆研求。果見教理真實。便真心信奉。還把教中道理。常講給丈夫與婆婆聽。勸他們一同信奉。他丈夫聽了幾次。便心悅誠服道。你所講的果然不差。但一聽外教人毀謗。便不敢承認。行事言語便和外教人一樣。高隆巴知道了。因善言規勸。叮囑他以後切不可如此反覆無常。他也好。便當認差。許下以後再不如如此。他的婆婆雖比丈夫明白些。但執意不改祖宗的教。以爲要敬祖宗。該供靈牌。高隆巴一面善言開導。說明祭祖宗供靈牌的虛妄。一面哀求天主開導婆婆。但天下惟有糊塗人最固執。老婆婆也就近於糊塗了。一日婆婆在供靈牌的家祠裡掃地。只聽豁喇一聲。好似天崩地裂。嚇的跑到媳婦前。訴說其事。從此立意信教。不再延遲了。後來高隆巴又

勸化了親生父母。父母兩個也真心信服。至死不變。得了善終。高隆巴理家之外。只常常勸人進教。其時聖教平安無事。待降生一千七百九十一年。聖教又遭大難。許多教友被拿收禁。高隆巴雖只女流。却不怕艱難。親自到監牢裡送衣送飯。勉勵坐監的教友。牢役們見他非常勇敢。日日和坐監的往來。起了疑心。竟把他送到巡撫衙門。巡撫見他剛正不阿。不加刑法。不命背教。釋放他安然回去。他丈夫見高隆巴這種行爲。怕害自己身家。要在外教親友前。顯得自己不和妻子同教。因把高隆巴逐出。像休了的一般。日後弄出事來。庶幾可以脫却干係。高隆巴得了這個機會。喜之不勝。便領了婆婆和兒子。飄然而去。直到京中居住。那裡教友衆多。易守教規。京中女教友們也歡喜和他來往。遇有難事。便和他商量。男教友們見他敢作敢爲。事無難易。胸中總有成竹。遇疑難

事。又有決斷。所以十分敬重他。一切事都和他商議。他力勸衆人快領周司鐸來京。衆人被她再三激勵。便設法引了周司鐸進來。高隆巴纔得在周司鐸手裡領洗進教。司鐸見他有德有才。便選他爲明道會女會長。派他勸化婦女。細細講給聖教要理。高隆巴領命而去。親到各家周流講勸。大家小戶都開門接他。尤其婦女們都歡喜聽他。但周司鐸到京已有六月。不知怎樣極秘密的事。竟走了風聲。弄得衙門中人滿城搜捕。所幸知風得早。高隆巴忙請人領了周司鐸。藏在自家後院暗室中。連婆婆兒子都沒有通知。過了幾時。他心裡想。這事不告訴婆婆。總不安當。但從直告訴。又怕老人家胆怯。弄出事來。正在躊躇間。忽心生一計。我且如此這般。試他一試再說。因此終日間長吁短嘆。啼哭不休。流淚不止。茶飯也無心吃。家務也不理。他婆婆見了。心中十分着急。因愛媳

婦孝順不過。今這般光景。萬一有個山高水低怎了。遂上前問道。我的媳婦兒。你心中有何冤抑。快直說來。或者我可替你分憂。莫只哭不說。叫我摸不着頭緒。怎能解勸呢。高隆巴回道。婆婆。我不爲別的。不過想着周司鐸爲救我們靈魂。出國離家。到我們這裡來。如今被衙役們各處搜巡。弄得安身無處。他是中華人。在高麗境內。人生路不熟。叫他怎樣過活。怎樣逃生呢。不孝媳婦想到這裡。心中憂戚。說不盡言。我今立意要改了裝束。遍處去尋他。找到下落。再慢慢的安排。婆婆道。你離家遠去。丟我們這裡。叫我怎樣過活呢。我是捨不得你的。我也伴你同去。高隆巴道。婆婆呀。你既有這樣熱心腸。要和媳婦同去找尋司鐸。倘或司鐸如今自己找上門來。你敢留他麼。婆婆若說敢留。媳婦便同婆婆在一處。至死不離。他婆婆道。我只捨不得你。你要怎樣安排。隨你。你只要平平

安安和我在一處。我就心滿意足了。高隆巴聽了這話。便放心忙教人去請司鐸出來。到廳上見家內衆人。以後司鐸住在他家。一連三年。飲食衣服一切應用之物。都是他一人供給。這高隆巴本是見高識廣。才學過人。早爲衆教友所推服。待領洗進教後。更加克己愛人。德行日增。所以衆教友們倚作長城之靠。憑你什麼疑難大事。一經他手。都十停九安。所以在教的男女老幼。都一心向着他。有如古教人。心悅誠服一位女總統德玻蠟一般。

女教友等爲主致命第七章

天主降生一千八百一年。有四位教中婦女。同日致命。話說當時有一位大家婦女。卽前章所說的姜氏高隆巴才德兼全。有許多女子多從他。學他。師法他。好表樣。同心修德行善。衆女子中。有一個姓尹的。聖名叫做亞加大。要矢志守

貞。並在天主臺前發了願心。但高麗向來不准女子守貞不嫁。所以亞加大明知父母是不許的。所發的願是難守的。因改扮男裝。把自己的女衫染了血跡。拋在家裡。一溜煙逃往城中母舅家去了。他的母親不見女兒。只見衣服。待仔細看去。血跡通紅。疑是被老虎吃了。不覺一陣心酸。哭的嗚咽不止。過了多時。亞加大雖被送回。仍前一樣心堅意決。定要守貞。不肯出嫁。後來跟母親來往城中。親眼看見他嫡堂姊妹受刑致命。因此不敢再往舅家。便躲往姜氏高隆巴處。帮他教導幼年女子。這位亞加大克苦工夫極大。天主賞了他許多出奇的恩典。他怕上魔鬼擋。一一告稟司鐸。司鐸知他是由真實德行。不是魔鬼的欺騙。平時他敬聖女亞加大又極虔誠。常高聲說。倘能爲主致命。同我主保聖女亞加大一般。這纔遂我心願哩。此外又有一個女子。也是致命高隆巴的同

伴。姓文聖名彼彼亞納。生得粉粧玉琢。聰明美妙。七歲時被一個宮裡官員瞧見。選入宮中。加意培植。教他知書識字。不久件件皆能。因他寫的一手好字。便掌理宮中書記之職。宮例書記終身在宮。不能出嫁。其中危機一言難盡。他母親狠不放心。他自己也常說。今我身居宮禁。身雖富貴。反不如姊妹們在家。不。但得遂天倫之樂。還能盡心盡意恭敬天主。我雖有心意。無奈一身不能自主。日逐行事不免混雜異端。叫名書記。其實何異奴婢下人。拘禁的寸步不能自由自在。怪底人說度日如年。我纔知道。又不知何時纔離虎口。只有盼望老了。容或出去得成。但他早有心要領洗進教。一夜不知怎麼。忽然頭痛。痛的腦門如裂。不省人事。宮中執事官。見他病勢日重一日。便送他回家調養。家中人因見他病到十分。便給他付了聖洗。豈知明日病就霍然好了。說也希奇。但宮中

人等。及太醫院前來。或問候。或診治。待一近床。便頓時手強足硬。面色潦白。如死人一般。待他們纔去。又言談坐食。事事如常。明係天主顯的聖跡。所以忽好忽歹。宮中人既常到他家來往看視。日久醫治無効。便以爲是不醫之症。將他的名字勾消。准他在家調養。不復進宮。彼彼亞納得了這個喜信。便立志虔誠。恭敬天主。不肯在家。願和女會長高隆巴同住。幫着他一心教導教中女子。他兩個才學相同。自以爲國法必不深究婦女。可以不避艱難。安然同住。豈知官差遍處搜拿。周司鐸一時拿不到手。竟把高隆巴及全家人口一齊拿去。幸而亞加大和彼彼亞納知風的早。先兩日脫身躲避。獨高隆巴收入牢中。待的萬分惡薄。如待叛賊強盜一般。六次提訊。用虐刑拷打。脚骨都被夾棍夾碎。平常人受刑不過。必定負屈承招。豈知姜氏矢口不移。且受刑時面不改色。就如不

知不覺一般。用刑的衙役。見他這般剛勇。私相納罕道。這不是婦人。定是個神仙。上堂被審的時候。應對如流。並援古証今。勸導堂上下。明證天地萬物。止有一真主宰。賞善罰惡。衆人聽了。都點頭稱是。連堂上的官員聽了。也連聲歎服。稱他爲博學女史。然而仍用嚴刑威逼。務必背教從邪。幸賴天主仁慈護助。高隆巴總是毅然不屈。後來他兩位女友亞加大和彼彼亞納也同時被拿。就和高隆巴同監收禁。監中還有別的教友。他三個既彼此勸勉。又勸勉在監的教友。一齊情願爲主捨身。衆人見他們的善表。聽他們的善言。果同心同德盼望致命。他三位竟忘了監禁之苦。反把牢獄當作安居。不停的祈求天主。預備致命。一日高隆巴的義婿。被官堂訊。用嚴刑敲打。十分利害。回監來。似乎有反悔之意。高隆巴見了。便大聲勸勉他說。我兒莫怕。有耶穌基利斯督在你頭上。見

你受刑。萬勿把刑罰嚇迷了眼。自害自己的靈魂。我兒你不該單想苦刑。也該想想天福。他聽了這番激勸。果然振作起來。仍舊心堅志切。如前一樣。數月之後。便爲主致命。問官見彼彼亞納年幼貌美。如花朶兒似的一個文弱女子。也同受如此重刑。心中十分憐惜。便問道。你自幼身居內宮。禁官旣教你知書識字。你雖只女流。究竟該比別的女子知大義。爲什麼你也背棄祖宗的教。干犯國家禁令。信這外國來的天主教呢。難道你不怕刑法麼。彼彼亞納回道。小女子情願受刑而死。爲恭敬天主。甘心捨我性命。問官見一個幼弱女子。竟這般堅決。心中十分詫異。轉用甘言蜜語。百般哄誘。定要挽回他的心志。無如用盡方法。終是徒然不濟。便老羞變怒。喝令刑役重重鞭打。打的皮破肉爛。鮮血漂流。據說那血點點滴滴變成灼灼鮮花。飛散空中。問官見了。嘴裡不說。心中納

罕。當時眼見這異事的很多。因此問官禁止傳揚。誰敢洩漏此事。必加嚴罰。至論尹亞加大所受的刑。和他兩位大同小異。受刑時也是堅強不屈。以致問官中。也有讚歎亞加大是女中丈夫的。也有讚歎聖教道理是真實無妄。這些官長們雖一時感悟。到底仍被利祿薰心。迷了兩眼。明知這三位女子身家清白。品行端方。除了信奉天主。從未犯法。依舊把他們辦的如同謀反叛逆。十惡不赦的強徒。高隆巴在監聞知周司鐸數日前爲主致命。便撕下一幅衣襟。當作卷子。凡周司鐸一生嘉言懿行。自己所記得的。提筆直書以傳後世。自後三人在監。加倍熱心。祈求比衆懇切。你講我勸的恭候致命日期。約在周司鐸致命後一個多月。季夏初三。卽嘉慶六年五月二十二日。高隆巴等三位女教友從監裏上囚車。一路唱經稱揚天主。百姓人山人海。爭來觀看。及至擁到車前。只

見三個文弱女子。良善溫和。毫無兇橫氣象。聲音笑貌。但見德行馨香。沒一些子愁容。沒一些子抱怨。就像要到家鄉。不像去上殺場。百姓見了。都十分詫異。怎麼官府告示上。寫得天主教人又兇狠又古怪。何故今見他們全然相反呢。待到殺場。看的人越擠越多。竟把囚車團團擠住。兵丁見了。揚鞭驅逐。彼彼亞納從囚車中忙止住道。天天殺豬殺羊。這平常事。還許百姓觀看。今兒是殺女人。非等閒事。為什麼倒不准他們觀看呢。不如儘讓他們來看罷。莫赶走他們。高隆巴遂和兩位一同下車。緩步走至受刑處所。神色泰然。高聲向劊子道。論例凡受大刑的。該禡去衣服。若待婦女也依此例。未免太無教化。有傷國體。煩稟告堂上老爺。我們願穿衣服受刑。劊子手稟了。監斬官因憐念他們無罪。也便應允了。高隆巴便安然走上前去。自己靠木椿上。兩手並不綑綁。先打了一

個聖號。把頭仰起。伸長頸脖。聽候受刑。劊子手開刀頭落。還有兩位也一樣挨次受刑。傳說彼彼亞納和亞加大被殺時。所流之血。看去不是紅的。竟像乳汁一般雪白的。尤其彼彼亞納一個小女孩子。身在王宮是非之地。尙未領洗。就熱心怕犯罪。不差煞教友窩裡。已領洗的人麼。他三位致命後。屍身暴露計久。雖經日晒雨淋。並不腐爛。血跡鮮明。不像日久的屍首。再高隆巴致命之年。年纔四十一。與兩位年更青。

樸老楞佐爲主致命第八章

樸老楞佐是個新教友。進教雖不久。信德極堅固。當時有進教在他先的。貪生怕死多背了教。他在艱難時。受苦狠大很多。始終剛強不屈。像他主保聖老楞佐。所以天主用他做個榜樣鼓勵衆人。話說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九十一年。

洪洲地方有許多教友被拿收禁。他常往監中勸慰他們。一日他自覺義勇勃然。挺身上衙門。當面詰問官長。酷打無辜之人。經年累月。囚禁不放。這不作孽麼。官長驀然一聽。勃然大怒。喝令兵役拿下。從嚴拷打。用頭號大枷。枷示於衆。他戴枷時。反大聲說道。原來是木枷太輕了。何不打個鉄的來枷我。官聽了。氣的咆哮如虎。然怕大衆不服。不敢加刑。單命他押解上司定奪。上司將他重重的鞭打。打後收監。監了兩個月。待國王知道。纔命釋放。可見他不是平常人。放了回來。便去會他三個好友。一個姓元聖名雅各伯。一個姓丁聖名伯多祿。一個姓方聖名方濟各連。他四人同心合意。盼望爲主致命。且大家立誓誰先被拿。便該供出別三個。叫大家一同致命。到了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上。天主允從其願。元雅各伯第一個先被拿。因他守齋期最嚴密。行教中功課及諸善事。連外

教人的耳目也不避。家本大富。又常賙濟貧窮。爲補贖他往日的罪過。逢主日瞻禮日。家裏必請窮人。大魚大肉供候他們。說今日是天主的日期。都該感謝天主所賞的鴻恩。還該歡歡喜喜過他的聖日。所以凡我所有的。願和諸位同享。他待自己極嚴。瞻禮六常守大齋。所惜聖教規矩無人講解。沒有守全。一日獨自進京。見周司鐸求領別樣聖事。司鐸接見之後。責備他說。聖教會規矩。不能娶偏房。犯此者。不得爲聖教中人。今你既有正妻。又有側室。聖教會萬不能容留你。你請去罷。勿必再來見我。他聆訓之下。如雷貫耳。一連三日。不飲不食。痛哭前非。周司鐸聽見他如此。知係真心。便叫他來叮囑。他說你家去把侍妾遣去。我便給你領聖事。雅各伯聞言大喜。向司鐸道。這條規矩。我實不知。萬求寬赦。我回家定見逐去。決不敢知法犯法。司鐸聽了。便給他領聖事。回家去真

不負前言。不久卽被拿。官府問他道。是真的麼。你也信了天主。進了教。雅各伯答應道。千真萬真。我要恭敬天主。救我靈魂。因此我信了。官又問道。快說出來。還有別人信了沒有。他回道。我還認得三個和我一樣恭敬天主。一樣情願爲天主致命。官問道。說清爽了。這三個姓甚名誰。住在那裡。他回道。可說的說了。要我再說情願受死。官命上刑具。把他骨節拉開。腿脛夾碎。硬要他說。雅各伯一言不發。官見逼打終不肯承招。權且收監。詳請上司定罪。當時又有上諭嚴禁天主教。並問拿樸老楞佐。老楞佐一聞消息。脫身走了。官差無法。拿住他的兒子要人。他因此投案。承審官說他胆怯。何以傳喚不就到。他回說。我避難是有的。但我兒子無罪。我奉母命回來投到。敢問有何見教。官怒喝道。你爲什麼信奉國家禁止的邪教。他回說。我信奉的並非邪教。教中人奉公守法。比衆不

同。請聽教中的十誠。便知其大意。一先該恭敬一個造物大主。次該敬愛帝皇官長。父母親友。並一切同類之人。無分恩怨。問官道。你不認你的父母、官府、國王。你不祭祖宗。這樣不守良心。還強辭奪理麼。回過頭向衙役們說。快把鍊子套上。讓我細細問來。樸老楞佐便接着回道。第四誠。命尊親敬長。汎愛衆人。這不是良心的道理麼。凡在教的。都該敬謹奉行。怎麼倒說我不守良心呢。至於亡過的人。雖把飲食供他。他不能享用。又不能有絲毫之益。這無益的事。我們教友不做。至喪葬等事。我們也致敬盡禮。第六誠。禁止淫行。第九誠。禁止淫念。可知進教人決不淫人妻女。說到這裡。官府一面枷號。一面追問道。是誰引你進教的。誰給你教中書的。回道。引我進教的老師是洪智用。書也是他給的。如今他爲天主。早已致命了。我爲此也該致命。官說道。這樣看來。你也願同他受

死。回道。爲天主受死。再好沒有。天主賞了我無數之恩。我反屢次得罪。罪該萬死。死也不能補我負恩之罪。說畢。官命拖下監牢。牢頭禁子。要逼他銀子。因添上私刑。帶着全身鐐桎。睡着磚頭瓦屑。吃盡苦楚。受盡凌辱。他處之泰然。還說我若怕受刑。要賄買鬆放。何不早出錢。何必要等至而今。獄卒聽了大怒。便拳打脚跌。亂敲了一頓。敲得人事不知。一時昏眩了去。幾日後。官府又先把樸老楞佐上了刑架。然後威嚇他道。若不背教。一定問你死罪。他回道。我的身體死。活由國王作主。我的靈魂獨歸天主。此身一死。必有賞罰。爲今生善惡之報。沒有一人可以逃避得來的。今生不過是個客寓。暫居幾時。死後纔算回家。人的身子如同朝露一般。不久烟消霧散。我爲什麼要寶貴這虛假的性命呢。他在法堂上。常把這樣道理。塞住問官的口。在受刑時。常想着這樣道理。堅固自己。

的心。官府退堂時。仍命收監。一連坐了七個月。換了新官。又把老楞佐提出監來。當堂問道。你吃了這樣苦刑。爲什麼還執迷不悟呢。你的母親還活着。是你該奉養的。怎麼你倒不願意活呢。你不是發了瘋麼。樸老楞佐回道。生離死別。是人世間最大患難。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我何獨不然。但是要我背天主。萬萬不能。甯願受刑受死。終不出一句背天主之言。言畢。官命重打。打後暫時收禁。不久。解到上司衙門。過堂時。受刑仍是一般忍耐。審問時。回話仍是一般爽快。弄的問官理屈辭窮。當堂失色。因此衙役手打嘴罵。暴虐他萬分。他因官府問道。你所說的天主。究竟是什麼東西。如今在那裡。做什麼事。我們的聖賢人。都不認得他。怎麼獨你一人偏認得他呢。倘這個教果然是真的。爲什麼國王朝臣都不信奉呢。回答說。天主在天上。從天上發號施令。順他的賞升天堂。逆

他的罰下地獄。受苦萬狀。說不盡言。須知天地萬物。沒有一件不在天主生存保育之中。我受天主之恩。比受官長之恩更多更大。這樣說來。我可背逆他麼。所以如今情願領死。終不肯反叛天主。官府道。這樣說來。你不肯背他。是爲怕他罰你下地獄麼。他回道。地獄果然怕的。但不論怕不怕。要我背逆天主。萬萬不能。問官深恨他這般倔强。使命用頭號大板。如同打強盜一般。打十五下。這個板子是栗樹做的。長四尺。闊五寸。厚五分。兩個刑役更替打。打十五板爲最多。把老楞佐打的血肉模糊。筋骨盡露。打畢。擡到監裡。過了幾時。又提他出來。堂上陳列一切刑具。先領他面對刑具。着地坐了。無非借此排場。故意威嚇他。豈知他一般剛勇之氣。毫不稍減。大聲向判官及衙役們開講道。你們今日治死我。我却情願把我奉的聖教。當作異端。如此誤會。我再不能默默無言了。我

老實告訴你們知道。這個世界。將有窮盡的日期。天下萬國都要滅亡。到那時。前古後今的人。無論王帝官府。士農工商。男女老幼。都要齊集天主臺前。天主聖子從天而降。乘雲而來。審判萬古萬民的善惡。善的賞升天堂。和天主耶穌。聖人聖女。同享永福。世福斷不能比其萬一。惡的罰下地獄。和魔鬼惡人同受永苦。世苦也不能比其萬一。那地獄之火。永存不滅。充滿地獄。有如水在水池子裡。無微不到一般。這叫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日子未到。到了那時。然後知道自作自受。懊悔不及了。官及衙役聽說。非但不信。反添上忿火。又打了他二十大板。老楞佐受打後。剛強不屈的向官說。你何勿把我翻過來。重重再打。一氣打死更好麼。這句話大有他本名聖人的口氣。問官說的更惡。你死固該死。但要你慢慢死。一時還不給你死。話說當時高麗境內。天不興雲。

作雨。五穀乾枯。民間荒歉萬分。百姓都以爲這旱荒。是由於虐待教民。官長反以此歸咎老楞佐。一日提出監來。當堂叱責他說。都爲你崇信邪教。害得百姓如此饑荒。你還執迷不悟。左右快把他打折了腿再說。刑役應命上來。亂棍齊下。打的不能動彈。仍回監收禁。其時本道監司通飭所屬。凡民間信天主教的。先杖大板十四。不背教的。問以死罪。因要嚇唬老楞佐。把這諭念給他聽。望他回心。豈知他全然不怕。念畢。官問道。你要見母親麼。回道。狠願見。但背教的話不必提。儘管變盡法兒做弄我。我終不能改口。官府騙他說。別的教友都背了教。爲什麼獨你一個倔强呢。回道。別人背與不背。我不得而知。我也不管別人的閒是閒非。只管我問心無愧。官見無法。又再打一頓。然後退堂。以後或八日或十日。上堂受刑一次。一連數月。常常如此。弄的衰弱萬分。命在呼吸。若非天

主幫助。斷無不死之理。老楞佐自覺一命將終。因寫信給他母親說。不肖子生平素願。上而崇奉天主。下而孝敬父母。友愛兄弟。無如半身來不知克勝三仇。不盡人子之職。以致獲罪於天主。犯其誠。逆其命。卽幸而能死。死亦不足以補過。前日之錯。悔之無及。惟有跪求母親赦我不孝之罪。我待母舅待兄妹。有不竭力。不周到。亦求寬恕。更求爲我所求天主。赦我一身之罪。我求天主亦赦爾等之罪。此世之榮辱。爲時不久。不足重輕。所最宜重者。惟有忠心奉事天主而已。我進監二月。常想不知該如何。乃能保存天主聖寵。一日於夢中。見耶穌苦像。謂我曰。來從我。此事雖在夢中。近於恍惚。然我至今不忘。深信在世從主受苦。乃天主聖意。倘母親與親戚亦遵此意行事。我心無任歡樂。發信後第二日。官又提審。命用大板重打四十。又一面用冷水澆在傷處。加其痛苦。打後拉入

監中。絕其飲食。滴水不給。令其速死。禁止將他衣服剝下。用冷水澆他背上。見他一些不動。細察情形。必死無疑。便拉出監外。拋在荒地上。有教友見了。偷將飲食給他。他漸漸甦醒。一到明日。官府聞知。馬上提審。又命重打。打至昏暈方歇。仍命擡到監裡。那時同監的教友有十一人。見他從地上爬起來。將手脚鐐鏐。不知怎麼輕輕褪下。自往一邊安歇去了。待禁子來時。見他無拘無束。便罵別的教友。幫同私開刑具。老楞佐向禁子道。你誣累好人。你可曉得。打也打不死我。餓也餓不死我。必用繩子勒我。纔處死了我。官府聞知。還沒有死。信是禁子受賄。於是鞭責禁子。禁子受責大怒。回身進監。帶着兒子幫助。死命痛打。兩人打的自己手酸脚軟。不能再打。自信人已打死。便回到房中安歇。豈知老楞佐安然無恙。只管和別的教友叙談。全身棒瘡也都好了。不見半點傷痕。便起

身出來。如好了的人一樣。禁子夢中聽見聲响。忽然驚醒。跳起身來。將他一把揪翻在地。用一條稻草繩子。把他勒死。正照他的預言。時在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九十九年。仲冬二十九日。卽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四日。上午十一點鐘。年三十歲。在監十八月。受苦萬狀。依人力而論。這樣的苦刑。斷乎受不起。樸老楞佐致命後。元雅各伯還在監中。因他妻子兒女常來看視。怕爲兒女私情所動。遂不許他們再來相見。一日本官提審。當堂勸他改口背教。他回道。我因要爲道致命。所以在這裡等了九個多月。如今快要等到手。反倒背起教來麼。問官聽言大怒。立刻命刑役把他打死。他致命升天。在樸老楞佐致命後十五日。數日之後。丁伯多祿方方濟各也一起受刑致命。他四位在生同艱共難。爲道義之交。如今在天。你親我愛。永爲同心之友。

夫婦守貞爲主致命第九章

據說有一位千金小姐。姓李。還是天潢貴胄。世居京都。聖名叫呂武加爾特。生於天主降生後一千七百八十二年。卽乾隆四十七年。稟性剛正。心極慈悲。加以穎悟過人。自幼得好父母教育。長大便成美器。十四歲初領聖體。先是周司鐸怕他要理不狠明白。不會預備。不敢就許。後來知道他深閨中。終日溫習要理。預備恭領神糧。既如此真誠。方准初領聖體。後便發愿守貞。這句話高麗國是不行的。何況王族千金。所以他自己也怕有願難償。心不自安。幸而周司鐸想起一個人來。這個人姓俞。聖名若望。也是大家巨族。且十分富饒。惟門第不如。知他也願守貞。若將他兩人配合。既可以各守童貞。滿其素願。又可免俗人議論。駭爲奇談。外面一對夫妻。內裡終身兄妹。豈不是一舉兩得。因此一說便

成。呂忒加爾特年方二九。便出嫁俞府。先依俗禮。男女交拜。進房後夫婦兩人。匍匐天主臺前。重立守貞之願。女的溫良和美。舉止端莊。堂上的翁姑。家下的衆人。以及左鄰右舍。見了新婦這般賢慧。無不交口稱揚。男的愛主愛人。熱心出衆。通國教友奉爲表率。自不待言。那知好事不常。善人命苦。一家團聚不過三年。俞若望和父親奧斯定及家人等。忽被拘拿。若望收禁全州。手脚鐐桎。晝夜不得安寐。他自幼富貴場中嬌養慣的。一旦囚居牢獄。獄中臭惡掩鼻難聞。衣衫污穢。又不得換洗。不久自然該有悔心。豈知若望在牢一連數月。依舊心堅意決。不料後來風波比前更甚。是年爲一千八百零一年。到仲秋十五日。卽嘉慶六年八月初八日。呂忒加爾特也被拿到。和家內數人同監一處。他從監中寫給他母親說。不肖女自離膝下。迄今四載。近日全家顛沛。身陷囹圄。於諸

苦况之中。愈念劬勞罔極。因修尺素。聊表寸衷。今雖身居縲紲。無異垂死之囚。母親幸勿因此傷心。此乃天主憐愛我儕。真憑真據。惟有順聽聖命而已。萬勿絲毫怨望。况我居塵世。惟一無益之人。無恒之女。倘天主特恩。能一旦爲主致命。方不負我母生養之劬勞。昔者我母爲女。千愁萬慮。今而後庶幾可釋。我今與死爲鄰。與母永別。言念及此。黯然神傷。此固性之所至。無可如何。然思世界非久居之地。世榮乃石火之光。反不如小女卽今爲主致命。可爲我母啟上天之門。開永福之路。交天國之價的好了。於是將畏死之心。轉而爲樂。怕苦之念。化而爲甘。不久將見我親我戚。同聚天堂。共享真福。何樂如之。職是之故。不可過於悲傷。還該將一切無用的思慮。推出心頭。毋使擾亂。待天主所命各人的。一一遵行之後。吾母不久亦離此苦世而往天庭。有你女兒在彼等候。至期女

自來迎。同到主前。同享無窮之樂。豈不大快。側聞吾兄嘉祿亦被拘漢城。甘心受死。不肯背主。吾母。吾母。當知此恩何恩也。母真真福之母哉。女爲吾母。不勝榮羨之至。並請寄言嫂氏。不必心傷。吾兄果能致命。則嫂有致命之夫。較世上尊榮。不啻天淵之別。情長紙短。不盡所懷。聊將慰藉之言。用作歸甯之意。非永訣也。乃永生也。到監之年。孟冬初三。卽九月二十七日。呂武加爾特書。你看一個幼年女子。收在牢裡。死在目前。倒不以此爲憂。只顧寫信安慰母親兄嫂。這是何等勇敢。何等愛情。人念這段故事。未有不心動淚流的。呂武加爾特信上所說李嘉祿。是他長兄。當時也被拘禁。未拿之先。他長兄見時勢不佳。艱難日甚。早無志紅塵。事事退避。外面一切往來。漸漸收減。且求天主賜他一個殘病。可免犯罪。得罪天主。後來果得一病。身體拳曲。不能挺直。竟成了一個駝子。待

差役拿他到案。還不能行走。是雇人擡去的。他上堂時。見堂上鋪滿刑具。頭裡果然有些害怕。待後默求天主。便振作精神。至死不變。審畢。畫供監候。嘉祿便寫信給他母親作別道。兒罪大惡極。蒙天主不棄。選爲致命。似此莫大榮恩。身受之者。理當如何感泣涕零。但我心頑如石如鉄。如草木之無知。竟無滴淚之流。仰答鴻恩於萬一。言念平時。不能盡孝。今將去矣。所望吾母勿因兒捨暫生。過於哀毀。尙保重身靈。相期永遠。此心脉脉。然非紙筆可通。而况時不我與。要惟望天鄉團聚耳。信發之後。明日卽被斬首致命。年二十二歲。過了兩月。俞氏父子。父奧斯定死於嚴刑。子若望是絞死的。時降生後一千八百零一年。孟冬十四日。卽嘉慶六年十月初九。其餘在監俞姓家人一概免死。充發邊地。充發時。呂忒加爾特向官長道。新律旣教友該擬死。我們實係教友。情願受死。問官

裝作不聞不理。呂忒加爾特無法。和閤家人等正起解上路。走了不過數十里。忽然有飛騎趕到。將他們全數帶回。重行收禁。呂忒加爾特料定死在目前。便寫信作別嫂嫂妹妹。因八月初。尙知吾兄加祿在監消息。自初八日身逮囹圄。長兄生死存亡無由知悉。遙知吾母與嫂處此苦境。不免傷心。妹妹之念兄姐而悲母嫂。其情更可知矣。我在監情況。試與吾嫂吾妹一一陳之。此信太長。且不翻譯。只說他致命的話。他這回提訊。盡供擬斬後兩日。監斬官提出人犯。先將他及其餘教友。手足指頭。一齊折斷。據說他們受此苦刑。並不覺痛。呂忒加爾特上殺場時。毫無懼怯的光景。還再三勸免闔家幼男幼女。其中有一位不過十五歲。是他小叔子。當着衆人宣講聖道。侃侃而談。在場聽者無不稱奇道異。臨刑時。呂忒加爾特先自立表。雖手足指頭折斷。還毅然安步上前。不許剝

衣綁手。但將外褂脫下。伸長頸子。命劊子動刀。他三個女伴也學他樣。挨次受刑。時呂忒加爾特年方二十。既年輕又勇敢。既童貞又致命。古今來也不多看見。怪不得高麗教友。至今讚頌不休。

高麗無司牧三十年第十章

周司鐸致命時。曾預言高麗羣羊失牧三十年。這三十年之間。艱難不斷。尤其世家望族。被難更甚。平等教友大抵傾家蕩產。流爲乞丐。露宿風殮。受苦萬狀。但看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十一年。即嘉慶十六年。高麗教友所上聖教皇書。便知端的。當時教皇比阿第七。也在艱難中。收到書子。無法可施。不過心裡悲傷。哀求天主垂憐罷了。待至一千八百三十一年。即道光十一年。教皇特派傳教會士。管掌高麗教務。第一位係勃呂奇愛助暹羅國副主教。先是洋河沈公。

欲進高麗死在洋河。因號爲洋河沈公。卽新沈公之叔父。松江奉賢人。本朝文恪公之後也。有兄進味增爵會。在京傳教。因號爲北京沈公。洋河沈公諱梓。字虛谷。幼年進學。工書法。元配死後。避居一室。不與人聞問。惟日夜祈求天主。不數月。便立志棄俗。往澳門修道。聖鐸德後。一心光揚聖教。願往高麗。由上海動身。先至南門陸家做彌撒。渡至崇明。乘玫瑰堂主黃姓沙船。到洋河。權開藥店。帶施醫。帶打探進高麗門路。一年二八月。中高互市之期。先由北京與高麗人約。來問店中有魚賣否。此暗號也。因基利斯督之名。希臘字和魚字相仿。爲此古時教友佩魚爲記。無奈店中止一同鄉教友。名金效芳。餘皆外教。高麗人來問魚時。金姓不在店。店中人因回以無有。此機一失。後遂無緣。以後洋河沈公。或到邊門。或登海島。眼望高麗。哀求天主而已。年邁筋力就

衰。竟死於洋河店內。同鄉仕宦。及往日求書求醫者。均來送弔。由教幫船扶柩南歸。葬於金家巷。亦繼致命周司鐸而後。一段佳話也。勃呂奇愛肋奉命後。卽預備前往。到明年。他便攜了一個中華教友。聖名若瑟做伴。從暹羅啟程。先到廈門。後到滿洲。一連走了三年。不問是炎天酷日。雪地冰天。受盡了風霜。耽盡了飢餓。有時航海而行。歷受風濤之險。有時登山而走。屢遭盜賊之驚。好不容易第三年走到邊關。待要入境。忽然患病死了。他便是傳教會第一位將進高麗未進高麗的蘇主教。有一同伴司鐸。西名慕彭。姓盧。無力買棺。只得在沙地上挖了一個坑。埋了後。又在滿洲境內。等了一年。方尋着五個高麗教友。正在那兒探頭縮腦的守望。忽然遇見盧司鐸。便接着同行。須知高麗雖是中國屬國。除了進貢勅封。彼此不相往來。尤其高麗設有關卡把守。這便是東方看大門

的絕妙妙法。其勢非偷進不能。請看盧司鐸書信。他說。降生後一千八百三十六年。季冬十二日。卽道光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我同五個教友起程前去。當過三道邊關。關禁極嚴。過往行人常有守關將校盤查。若無護照文憑。斷難偷進。所以一路上常求天主和聖母保護。待到頭關。竟安然過了。護從教友們歡喜的了不得。向我說頭關一過。在高麗和滿洲交界。有一個大荒林。寬約百里。長約一百四十里。西有鴨綠江。江分三支。最近高麗的支江。江水一年有三四個月冰凍。冰凍的時候。踏冰過去。便是第二關。且說且走。是在晚上十點十一點鐘時候。走過頭關七八里。迎面來了一夥人。同走的教友忙招呼我。我便倒地臥了。嘴裡哼哼作聲。假裝病人。待這一夥行人走過。方纔起來又走。從前夜子時走起至今夜。方走到第三支江。走的都力乏不堪。便有一個教友。把我背在

背上慢步踏江而過。到第二關外木寨。怕關吏盤查。不敢進去。惟城北有個水城門。是磚砌的大甕子大陰溝似的。於是我們下了溝。俯伏潛行。爬到那頭。剛出洞口。適被關上一隻防夜的狗子見了。向着我們亂吠不停。我心忖度。關吏聽見。必定來查。我深目高鼻。一見便認出是外國人。將來我命休矣。心雖害怕。只好自加勉勵。倘天主聖意要如此。我只有聽命而已。豈知天主不要。便平平安安的出了水溝。走向城去。一路上沒有人瞧見我們。再上前去。還有一關當過。所幸關邊仍有一道甕子水溝。我們仍照前樣下去。伏地前行。方一下溝。我望見那頭。有人提燈在手。像在那裡照望的神情。未免又怕起來了。豈知到了那頭。並沒有一個人影。待出了洞口。走了幾箭。有人引我們到一間小屋子裡。吃了一頓飯。下飯菜只有蘿蔔乾。吃畢。各自安歇。一到下半夜二三點鐘時辰。

忙卽起來趕路。然而兩腳走腫。就像不能再走。也只好依舊上路。盧司鐸歷盡千山萬水。直走進高麗京城。教友們早預備一座房舍。請司鐸安居。那時司鐸得見教友。教友得見司鐸。各人心中說不盡的歡喜。到明年又打發人到邊關候信。回來又引了一位司鐸到京。這位司鐸西名哈斯打姓鄭。久已在邊關等候教友來接。那日彼此相遇。就偷進了關。引到京裡。和盧司鐸相見。話說這位鄭司鐸。生在降生一千八百零三年。是法國瑪爾果人。本是農家之子。讀書時。常念傳教會中寫回來的信札。說怎樣在外喫苦救人。便覺神火心中勃發。也要學他們出國去傳教。再四躊躇之下。便立志往巴黎京城進傳教會。臨行時。親戚朋友都責備他輕舉妄動。遠離家鄉。不顧父母之養。連他的母親也是這般申斥他。並說他太沒良心。因此臨別跪求降福。母親回頭不顧。得不着降福。

也只得拂袖起來。回身就走。他母親見了。於心不忍。忙趕上去。他見母親在後趕來。就停步等候。待一近身。又倒身在地。跪求降福。他母親高聲叫道。我兒你既決意要去。說是天主聖意要你傳教。做娘的何敢阻撓。我便降福於你。你起來去罷。但望天主的天神。隨處保護你。鄭司鐸一面見此光景。不免情動於中。傷心流淚。一面記念耶穌聖訓。誰愛父母甚於愛我的。無當於我。於是發出信心。割愛而去。先到比納傳教。心中神火勃然。寫信與堂兄說。我豈無情。遠適異國。不念父母。但以外方教友。屢遭窘難。苦不勝言。見此情形。誰能漠然置之。肚外。請爲我寄語院中修士。勸其各奮義勇。以救億萬生靈。我知此去不免身首異處。但念經云。我宜自削。以增天主光榮。天主尙釘死十字架上。先樹之型。我不敢退縮不前乎。況自古皆有死。無論何地何景俱所不免。基利斯督之兵。手執

白刃。與仇敵爭天主光榮。死於戰陣。較之死於慈母懷中。不更榮耀麼。此吾所以勇往直前了。無畏蒞。比納過了四年。奉命到高麗。更覺喜形於色。俗人見了。不說他發瘋癲。便說他無情無義。請看他所寫家書。便知不是。他寫信稟父母。說前肅一函。迄今三月。男不日將赴高麗。此去長途跋涉。遠而多艱。身雖日遠。雙親而心無日不依依膝下也。昔離邦國。曾貽父母之憂。今更遠涉重洋。其憂當何所底止耶。言念及此。獲罪良多。伏乞恕男。男始陞鐸德。舉家慶幸。豈知遽爾遠離。竟如永別。則前日之慶幸徒然。今日之憂心孔棘。妹亦無恙耶。弟亦無恙耶。我意弟妹家居無事。必私相嘆曰。長兄之面不獲見矣。彼之去我儕而他適。何爲其然也。我儕待之不厚。愛之不優乎。宜不爲此也。長兄之名。我儕至今心口不離。愛之思之誦念之。苟能一日復見兄顏。我儕之喜。喜可言乎。妹與弟

竊竊私語。吾父母聞之。得無淚雨潛潛。吾妹吾弟乎。我知爾愛我。我亦愛爾。今未始不愛也。倘惟肉情是愛。我肯舍父母弟妹而他適哉。然而主命難違。人靈當救。幸念愛主愛人之心。共承天主聖旨。况天主曾許。凡人爲主割肉情之愛。將百倍以償之。男自獻願至今。常覺天主所許不虛。事事可驗。今卽將肉身而論。自離邦國以來。身強體壯。飲食豐足。衣履不缺。且時有盈餘。可以惠及貧乏。若論靈性。不但心曠神怡。且時有非常神慰。如見罪人改過。外教歸誠。我心之喜。莫能罄述。無異家主生子添丁。舉家歡慰。男在東土。自知罔極之恩。此生難報。所恃者惟有虔祈天主。垂憐父母弟妹。今生獲十倍之報。生後享永遠之福。則男之不能報者。天主報之。看了此信。便知聖教人愛有差等。惟不以血肉之愛爲愛耳。

主教司鐸繼進高麗第十一章

鄭司鐸沒有進高麗前。在邊界上守候機會。中國主教託他管理一箇大會口。管了兩年。教友十分敬愛。臨別相送流淚。時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仲冬二十八日。從中國動身。幸來了兩個高麗教友。結伴同行。扮作高麗平民粧束。各自背負行囊。欣然就道。偷過了三重關。進漢城和盧司鐸相會。兩人相見抱持。說不盡心頭快樂。然而已後傳教。艱險萬分。由於教友們來領聖事。沒有聖堂公所。人多了殊爲不便。且京城中盤查的十分嚴緊。若被人覷破。不是身入囹圄。便是身首異處。所以兩位司鐸慣趁着黑夜。偷着往教友人家去。畧畧巡視一遭。急忙回來躲着。當時教友被拘到京的。日不乏人。都分禁在六箇監牢裡。教務雖如此凶險。在一年之間。他們兩位付聖洗。付一千二百三十七人。聽告解。聽

二千零七十八次。送神糧。送一千九百五十次。但傳教日久。未免有些風聞吹到外邊。兩位司鐸幾乎被拿。幸虧天主保佑。避過這關。天主更有意玉成高麗教友。選了恩勃爾司鐸。陞擢高麗范主教。他開創修院。栽培人才。從此本國人也都有司鐸襄理教務。此係後來事。且說范主教出身。他家住法國加拉斯地方。生于一千七百九十七年。季春十五日。因家道清寒。無力上學。偶然在街上拾着了十箇當十錢。找不着失主。便買了一本學習字母的書。請一位隣居老婦指教。無錢買筆。便拾了炭條。在牆上抄寫學習。老婦見他如此苦心。因送給他薄子一本。鉛筆一枝。這便是恩勃爾主教讀書之始。加拉斯本堂神父見他如此好學。便親自教授他。又送到公學裡念書。這公學係若亞敬會修士所管理。學生並不出飯資。然須自備衣著。但他父親也無力幫助。於是恩勃爾偷空紐

念珠銅鐵絲皆有。每月賣出工價來。除衣著零用外。還可多十五箇小洋錢。送給他父母。幫家用。因他讀書十分用心。明悟又好。不多時便考取了文學科的秀才。後來便到愛縣進大修道院。一面讀書。一面克己苦身。減食少眠。忍寒耐餓。就從此時預備作聖教會棟樑之用。並常求天主指示。日後傳教何方。遂立意進巴黎傳教會。會裡習學了十五箇月。奉命來中國四川省傳教。一傳傳了一十二年。大顯其熱心。所救靈魂。一言難盡。今且不提。自蘇主教未進高麗死在中途之後。選授了他。他聖了主教。便往高麗邊境。趁中國和高麗每年互市的機會。可以混進去。早有高麗教友在邊境等候。遇着了。便一同趕路。平平安安的到了漢城。時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三十八年。後來他寫信去告訴本會人說。上叨天主保佑。我已到了高麗。一路千山萬水。固然辛苦。如今

到了地頭。見了教友。心中歡喜非常。早已把所歷艱辛。都拋去九霄雲外。到京第一日。往宿教友家。晚上盧司鐸便來相見。見了彼此抱持。雖未識面。然比親兄弟還親熱。過了三箇月。范主教便能聽神工。獨自管理教務。兩位司鐸分往別處。各行聖事。事畢。到京幫助主教。主教來後。又付成丁聖水。約二千人。計盧司鐸來時。教友六千。過二三年。便添至九千。教化如此神速。原可以告慰。但苦了兩位司鐸。請聽主教如何苦法。便知兩位司鐸的光景了。范主教自己說。他每日兩點二刻起身。三點二刻便叫教友念早課。一面付聖水。行堅振畢。方做彌撒。送聖體。謝聖體之後。天還未亮。領聖事的人。日有一二十。朝朝先行遣散。日間有要辦神工求領聖事的。許他們陸續進來。只許一二十人。本日即不准出去。守至明日清晨。方行遣散。再換一班。主教按臨一處。不過兩日。兩日後便

至他處。從兩點一刻起身。直至十二點鐘。方食一次。所食都是粗糲菲薄之物。不但不堪適口。且難以充飢。高麗風土寒冷。天氣乾燥。人人食糧宏大。無如要吃沒有。所以日日耽飢忍餓。飯後稍歇片時。隨後把超性書。教授幾箇大學生。教書後。又去聽神工。至九點鐘方始就寢。沒有床帳被褥。着地鋪一條席子。身上蓋一條滿州氈子。日間那樣勞碌。夜間不得安睡。又沒有好飲食補養。一日兩兩日三。自然身子衰弱了。幸而主教氣體。宜於高爽。還可以支持一切。所最苦的。不在身子受苦。人少事忙。實是心裡擔憂。因見衙門中人。不住東查西訪。教友被拿去的。日有所聞。相時度勢。將來不免一場大艱難。將現在所創一番事業。一敗塗地。想到其間。不覺心驚肉跳。寢食不安。兩位司鐸也一樣擔憂。三人一心。終不因此退縮不前。還商量要到琉球國去開教。雖有志未遂。也可見

他們義勇非常。真是三斗麴裡的好酵頭。所到之處。人人鼓舞作新。教務蒸蒸日上。教友的信德被艱難久煉成鋼。反教的也痛悔改過。且有許多外教人棄邪歸正。倘能從此不興大風波。高麗國大半要被這酵頭發動了。不料主教到還不上一年。一千八百三十九年。卽道光十八年年尾年初。漢城起了一箇風波。城中許多有名的教友人家。忽被查抄。在姓南的達彌益家。查出主教的儀仗。同時主人主婦并許多教友被拿到案。於城廂內外。各處搜尋。比前更爲嚴密。因此教友們危懼之至。主教見此光景。城中無可安身。便打算往海邊一個小山裡去藏躲。山嘴聳立海中。似乎無人知覺。豈知這次不比先前。國家都訪查明白。因有一箇反教的人。把主教司鐸來踪去跡。細細告訴了官府。所以一時很難藏躲。況且盧司鐸的親隨。范主教的門子。另有別的教友。同時也被拿

去。王京裏先把在監的教友們。定了死罪。又行文各道。着地方有司。無論城鄉村鎮。處處踴尋。弄的通國忙亂。似擒拿大敵一般。教友們沒處安身。主教聞知艱難到此田地。便請兩位司鐸會議。鄭司鐸立刻便到。主教又發信去催盧司鐸說。昨午回寓。貴司事若望。即日來稟。大事已壞。無可救藥。現在各衙門立等我三人到案。各鄉各保各處。派有差役。以便兜拿。愚意三人中。只須一人自首。其餘二人。速出高麗。再圖機會。見字速來商定。遲則危險更甚。陸路不便。特遣船迎。盧司鐸得信。隨船就到。主教初意。想叫司鐸們回中國。自己一人自首。以平此難。學若納聖人投海的故事。兩位司鐸不肯離開。到明日只好三人作別了。各往一處。預備忍受一切艱難。過了一月。漢城城門大開。人山人海。爭看一箇囚犯。不是別人。就是范主教。被紅繩子反綁雙手。一隊兵左右押送。無異謀

反叛逆的大盜。然而主教德容溫良厚重。安步隨行。雖被衆人吐罵。百般凌辱。猶如不見不聞。但一路心中默想耶穌受難事跡。反慶幸自家今日被難。和耶穌有些相像。耶穌爲惡徒茹答斯所賣。自家也爲背教惡徒所賣。賣主教的姓金名汝相。不但把教友行踪告訴衙門。還向官領有文憑。親自帶兵搜緝。不但教友畏之如虎。他一進村子。外教人也怕他。他酷虐性成。輾轉欺詐。雖良家閨女。要誣攀就誣攀了。據說當日他到一個村上搜巡。恰離主教藏身之處不遠。路上遇着一個老寔教友。姓鄭。聖名安德肋。便上前哄騙他說。自己請命於朝廷。朝廷已准公然行教。所以主教神父不必躲藏。教友也不妨承認等語。鄭安德肋信以爲真。便將主教現居之地說明。且飛跑的來報。主教喜信。主教聞言。大嘆一聲道。你上魔鬼的擋了。不過是套你說出真情。怎麼你就相信。主教說

了之後。心裡一想。如今逃是逃不脫的。立刻修書。分送二位司鐸。且避其鋒。不要自首。以後有何處置。再爲知照。寫畢。主敎起身。安步出村。自去投首。金汝相正帶着通班衙役迎將上來。一見主敎。便把鏈套上。送進漢城去。

主敎司鐸同時致命第十二章

范主敎到監後。第一次提訊。使用重刑拷打。打後上夾棍。逼他招出兩位司鐸居處。官府當堂問道。你爲什麼到這裡來。答。爲救人靈魂。問。你勸了幾多人進教。答。大約二百人。官說。快背了你的天主罷。主敎大聲回道。我不背我的天主。官府問了一堂之後。仍不知司鐸的下落。又把主敎重重答責一番。仍命收禁。以後衙役四出。無論窮鄉僻壤到處搜拿。并高懸賞格。拿到司鐸可得高官厚祿。其時鄭盧兩位躲雖躲了。飲食不繼。所有各物存頓趙加祿家。被人抄搶一

空。教友們自己家裡尙不能存身。以致東逃西竄。苦不堪言。外教人乘着勢頭。把教友們抄搶驅逐。又把滅教的新聞。各處傳講。有兩個修道學生。一個叫李多默。一個叫鄭伯多祿。起意進京。訪問一個確實消息。不料被一個不識丁東的教友。名叫鄭安德肋。露了風聲。兩個學生同時被拿。既在衙役手裡。只好將機就計。李多默道。諸位連日奔走辛苦了。我情願替諸位代勞。去尋兩位司鐸。訪確了踪跡。便回來報信。諸位可以唾手而得。不知列位可信托我麼。衙役信以爲真。便放他去尋。李多默一脫了衙役的手。一逕跑到兩位司鐸藏身之處。一五一十把危險告訴了他們。叮囑趕緊逃避。不然來不及了。鄭司鐸一聽李多默的話。連夜喚了一個從人陪着。逃往南省去了。盧司鐸要等從人回來。纔肯遠走。衙役見李多默久去不回。明知上擋。便遷怒於鄭伯多祿。把他私行吊

打半日纔放。衙役見吊打無益。另變法兒。用好言哄他說。主教在京。朝廷不但
不難爲他。反格外優待。你若不信。我們引你去看。所說是真是假。說了。便引鄭
伯多祿到主教的監裡。趁夜在監牢左近一個廳上。趕緊打掃。陳設精緻異常。
地上鋪了花氈。把主教引到廳上。和鄭伯多祿相見。主教見了他。問道。兩位司
鐸如今在那裡。他回道。倘主教要知道。待我去尋尋。不多時想必尋得着的。主
教說我也這樣想。你去。我有個書子給你帶去。我想前寄的書。諒必沒有收到。
鄭伯多祿便當場接了書子。和主教作別。回身出廳。協同衙役上路去尋。一路
上向衙役千恩萬謝。訴說自己感激之至。可見朝廷懷柔遠人。待的不差。衙役
聽他這般言語。信以爲實。便放他自去找尋。他初次假裝尋不着。仍舊回來回
話。以釋衙役之疑。一連三次往返。衙役們果然不疑他了。仍教他自去尋訪。務

要尋着方休。他便告辭了再去。把書子先交於一個妥當教友。叮囑他速即送去。自己走入深山。一去不返。鄭司鐸適纔別去。盧司鐸便得了主教的書子。書子是寫的辣丁話。言善牧宜爲羣羊捨生。若尙未乘舟他適。可卽携同孫把總前來一晤。盧司鐸念了這個書子。重新封了。追交鄭司鐸。鄭司鐸得信。立刻草草預備了行囊。又寫了兩封書子。一封和家族人作別。一封和同會人作別。寫畢。伴同盧司鐸歡然上道。效法主教自首的表樣。前去迎接衙役。衙役見了他們。便把鍊子套上。教他們上了馬。走了半天。進了漢城。刑曹得信。便喚集差役人等。將一切刑具。排列大堂之上。又提出主教。故意耀武揚威。恐嚇他們。他們三個見了。並不介意。反覺歡慰異常。刑曹升堂。喝問道。天主教有什麼意思。你們爲什麼來這裡。莫非爲哄騙錢財的。他們只將聖教要理相答。凡有害於教

友的話。一句不題。兩位司鐸說。我們是奉教皇差。到貴國傳教。救人靈魂的。我們日用錢財。都是從本國帶來。都是本國善人信士所施捨的。至於有說我們不是之處。無非無賴之徒。造言生事。故意污蔑聖教名聲。種種妄証。一察便知。無如隨聲附和者多。能辨是非者少。一連三日。朝朝審問。日日受刑。末後用大板打腿。打的血肉模糊。腿無全膚。三日後。把三人一齊遷到禁府牢裡。并將教友中首事人等。提在一處。當了宰相的面。再三盤問。至於怎樣盤問。怎樣回答。因在禁府。事很秘密。外人不得而知。所知的。定案前。各打六十大板。然後宰相用硃筆批准行刑日期。係本年孟秋二十一日。即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三。聖瑪竇宗徒瞻禮日。日期一到。將主教和盧鄭兩司鐸。從監裡提出來。反綁了。坐了小轎。營兵一百名。前後押解法場。但見旗竿上一塊布隨風蕩颺。寫的是他們

傳教的罪案。劊子手上來。先把他三人外衣剝去。只留小衣。又有幾個兵丁上來。將三人插了耳箭。臉上擦了石灰。兩手綁縛胸前。用一根長杠子。穿在肩窩之下。兩人抬一個。抬了滿場跑一轉。衆人見了。大家笑罵。後來抬到殺場當中。命他們跪下。十二個兵們手裏拿着劍。一齊吶喊上前。輪轉各刺一劍。主教與司鐸連受數劍。挺然不動。鄭司鐸先受一劍。只刺透肩膀。驟然起立。一忽兒又倒地長跪。然後將三位首級斬下。人叢裏跑出一個兵丁。手托着一塊板。將三夥首級放在板上。雙手擎獻監斬官驗看。看了便入朝復命。屍首一連三日。曝露在外。沒人敢去收葬。過了二日。官命將屍首埋入黃沙坑內。教友們想設法遷葬。無如衙役日夜梭巡。直待第十四日。因有一個教友在三位屍首處徘徊躑躅。像有移屍的光景。便被衙役覷破。被拿收禁。到第二十天。上有八個教友

戮力同心。定要取回三位致命的屍首。雖死也不辭。便預備了一個大籬筐。和繩杠鋤鋤之類。同往黃沙坑邊。將沙挖開。就用籬筐抬了三位屍首到老姑山上。以禮掩葬。後又遷葬果川郡。至今三位致命的屍骸。尚在那裡。

繼起有人卒皆致命第十三章

當高麗開教之初。司鐸們所栽培的第一起教友中。果然有許多才德出衆。敬主虔誠的。雖遇有艱難困苦。依然百折不回。那第二起教友中。也不少這等人。物。內中有一個醫生。姓丁。原是大家巨族。他見新興的聖教。便有志信從。並不露聲色。但旁觀竊聽。考察新教的行爲。因要便於講究。就辭了醫生之業。絕了功名之望。專心致志的訪求聖教的道理。他見頭章所說的李憚膽大妄爲。作事毫無見識。便不敢和他來往。一連考究了五年。方認出真本真原。領洗進教。

取名奧斯定。爲效法他主保聖人的表樣。立志要爲聖教出力。於是將他自己進教緣由。和聖教道理。說與家人知道。並用心教訓兒子。他續絃的夫人劉氏。敬主也十分虔心。聖名叫則濟利亞。有德有才。和奧斯定可稱嘉偶。至論奧斯定進教之後。如何立表勸人。有他的至交朋友姓黃聖名亞立山。爲主致命前。在日記上都記載了。他說奧斯定進教後。或乘馬。或行舟。隨處默想聖教奧理。遇不知教理的人。不顧自己辛苦。必盡心教導。外面終不露半點懈怠的形色。又把他所習的聖教要理。寫了兩本書。行文簡淨。說理詳明。當時便各處傳誦。膾炙人口。因此教友的信德日堅。教友的愛德日增。周司鐸深知此人才德。便立他爲明道會領袖。從此傳揚聖教。更加出力。比衆不同。只因抵排異端。激動仇人之怒。一日有人挑一祭箱。送往某處。因怕祭箱式樣新奇。惹人耳目。挑夫

先用樹枝柴草包裹了。然後挑着前走。走至一個巡兵跟前。兵見挑夫所挑的東西。狼狽鬆散。不像柴把子。便喝住了。送到衙門裏。打開一看。是一個箱子。顯見其中有詐。稟知官長。官命開箱查看。看見箱內東西都不認識。追問挑夫箱從何來。送往何處。內中物件何用。誰人叫你挑去。挑夫一一答應。便說出丁奧斯定的名姓來了。因而奧斯定兄弟三人。一齊被拏收禁。官命背教。不然命上大刑。他的兩個兄弟。雖然信教是出真心。但勇敢不及長兄。怕受刑罰。頓時背教。官命永遠充發邊遠地方。不准回贖。過不多時。一個兄弟真心痛悔。嗣後用心著書立說。傳揚聖教道理。以贖背教之罪。末後也爲主致命。奧斯定十分勇敢。甘心爲主受苦。到死不肯改口說背教的話。所以官命斬首。他一聞此言。十分歡喜。便預備受死。死前勉勵自己效法耶穌受難的表樣。凡耶穌受難時的

光景。有可以效法的。式式效法。所以臨刑之先。也效法耶穌求水解渴。也大聲高叫。向衆人道。你們都是上天真主所造成的。所保養的。人人都該棄邪歸正。認識這個真本真原。我請你們不要把天主當作把戲。今日我去受刑。依你們眼裏看來。是個大羞大辱。依我看來。確是我的大榮大福。說到這裡。忽然被劊子手喝住道。快把你的頭放好。立即要開刀了。還說什麼。奧斯定忙把身子靠在一個木樁上。昂首望天道。我今就死。甯兩眼望天。不願兩目垂地。我已預備停妥了。快請開刀罷。劊子手見他如此勇敢。倒怕起來了。怕的兩手發抖。勉強揚起刀來。一刀砍下。將他頸脖子砍了一條大傷痕。奧斯定忙又跪直。先作了一個聖號。把頭再放好了。劊子手又是一刀。方纔畢命。時在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零一年。季春初八日。卽嘉慶六年二月念六日。行年四十二歲。他的兒子

聖名叫加祿的。見父親在監。卽用盡法兒。使了錢。通了監。常往監中看視父親。因此衙役們都認識他。諒他年少無知。便設計誘他說。你若肯說出外國人周司鐸的居處。包把你父親放回。加祿不肯說。所以也被監禁。也受劇刑。他父親致命後。不滿一月。他也受刑致命。年紀才二十歲。他父子兩人致命後。一家只存寡母寡媳。三子一孫。年紀俱甚幼少。家產抄封。若沒有善人周濟。一家六口。不苦死也餓死。三子之中。有一個叫保祿的。大有乃父乃兄的氣概。信教虔誠。守規謹慎。雖然被背教的親戚相知等百般勸阻。終不肯退步。除養贍全家之外。最歡喜的是講求聖教道理。無如那時各教友都藏頭隱跡。不相聞問。所以要訪問也極難。一日探知有一個明白教友。姓趙聖名儒斯定。爲了信德流徙在邊疆上。立志要去訪他。便孑身獨往。無人引路。不帶錢鈔。不顧路途艱險。只

靠天主保佑。走了多天。果然找着儒斯定。見了很歡喜。留他居住多時。教他聖教道理。并一切規條。又教他知書識字。學習中國語言文字。此時周司鐸已死。別的有名教友。也死於難中。高麗教務無人管理。教友死的死。散的散。真如無牧之羊。保祿見了。心中十分憂悶。所以自己起意要繼續父親。爲聖教會做些事業。要往北京去。求主教打發司鐸來高麗傳教。儒斯定聽了十分許可。并勉勵他速成此志。數月之後。得了幾個熱心教友幫助川資。便去謀得了一個差使。把自己家世和名姓都隱瞞了。只充作一個服役的長隨。跟本國貢差往中國北京來。見主教及司鐸們。商量高麗傳教之事。無如幾次往返。終不濟事。所可自慰者。不過在北京可以常領聖事。堅固自己的信德。及至回來了。不過把北京主教的話。安慰安慰本國教友。勸他們靜心以待。當時教友中才德出衆

的。推他爲首。所以教友諸事。便由他領袖。話說貢差的翻譯官。倒是一位好學之士。姓劉深通中國文字。喜看中國性理等書。一日偶然瞧見一個箱子底裏貼着一張碎紙。紙上有字。低頭一看。是中國文字。有靈魂生魂覺魂等字。忙將箱底所糊的紙。用水洒濕了。慢慢揭下。細細觀看。明知是天主教中的斷簡殘編。講究人的靈魂。和靈魂的宗向。心疑其中必有至理。便去尋幾個教友。把靈魂的道理。問個究竟。教友們並不隱諱。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他細細聽了。覺有至理。便去邪歸正。丁保祿便請他同往北京。並央他爲自己謀了一個翻譯的缺。從此保祿有了這個人做護符。路上往來。在京居住。更加放心了。這位好學之士。在北京領洗進教。聖名奧斯定。進教後。便請主教打發司鐸來高麗。又寫信到羅瑪。求教皇欽派主教來高麗傳教。過不多時。有跟貢使的一個長隨。姓

焦也。領洗進教。聖名加祿。此人雖出身卑下。不識之無。到底丁保祿和劉奧斯定於教務中。狠得他的扶助。丁保祿和他兩個屢次上北京。道路往來。不辭辛苦。原望得一位司鐸進高麗管理教務。不料事不遂心。一連二十年。徒然往返。雖則如此。丁保祿並不灰心。仍像如前一樣。勞碌奔波。至天主降生後一千八百三十六年。纔接着一位司鐸。姓盧西名慕彭。引到邊關交界之處。一無阻碍。經過兵卡也不盤查。盧司鐸見丁保祿作事甚有胆識。便聽他引路。進了高麗。將進高麗前。保祿向盧司鐸說。神父能背一箇小包裏兒麼。司鐸答應道。我從前背過多次。今兒爲什麼不背呢。說了。就穿了一件破爛衣服。把包裹背着。一同闖進邊關。安然無恙的過去。關上巡兵也不稽查。走了多時。便投寓處歇宿。這寓東原是教友。保祿到明年。又到北京去。接一位主教。西名恩勃爾。姓范那。

時適在十二月間。天時寒冷。河水冰凍。便乘着夜裏。引主教過了冰河。其夜月黑風寒。邊關上無人守望。平平安安的過了關。到一個教友所開的飯鋪子裏投宿。叫主教裝作有病的人。日間不出門。至夜方動身。以避旁人耳目。十三天後。已引主教和同會的兩位司鐸。在漢城居住。但丁保祿道路奔波二十餘年。筋力就衰。不能任事。主教留他在堂裏。料理一切差使。并教友來往之事。他識見高明。看得出風頭所向。該轉舵。該拉篷。一連管了多時。處置得十停九妥。大慰主教之望。深服衆人之心。至一千八百三十九年間。朝廷訪知又有外國人入境傳教。有一個掛名假教友。叫金汝相。忽然變了臉。將教中幾個有名的教友指出。使衙役們一一拏到。那外國人也跑不到那裏去。過不上幾天。果然焦加祿丁保祿劉奧斯定連家族一齊被拏。拘禁牢中。衆教友見這三人。一齊被

拏。明知此次朝廷已訪知的確。難免大禍。刑曹便首提了保祿堂訊。問道。爲什麼你不守舊規。要興出異教來。你一人信從外國邪教。已經罪不容誅。爲什麼還要勾引衆人上擋呢。保祿答言。我見我們本國人。日日爭辦外國奇珍異寶。至於天主教的道理。真確無疑。不比奇珍異寶。更該搜求。怎麼倒說是外國來的。便當棄置如遺呢。依我看來。不但我們本國人當信從此教。凡是人類。沒有一個不該信從的。刑曹喝道。那外國教你倒稱揚。難道聖上倒禁止差了麼。保祿聽刑曹此問。明知是個毒計。要坐他欺君犯上之罪。因爲若說國王半點不是。便可定罪處死。但保祿勇敢非常。不肯緘默了事。把官府所問的話。且置之一邊。只將聖教道理是真是正的話。反覆辯明。刑曹聽了。也不由的心服。但不等他說完。便喝斷了。你所說的容或有理。但你把主上所禁的教。教導百姓奉

行。是何道理呢。無非借此要加重保祿的罪名。一連過了六堂。堂堂受刑。打的肉爛骨碎。到底保祿信德堅定不搖。終不肯說出主教和司鐸們的下落。第二提訊的是劉奧斯定。一到堂上。便有他的朋友。都來苦苦相勸。教他背教。就是刑曹們也器重他。也勸他背教。後因劉奧斯定堅執不從。便上刑威嚇。望其改口。一連五次吃刑。堅執如前。依奧斯定人力而論。只要想起刑法之苦。果然也怕的發抖。幸而有天主聖寵保全。未曾背教。刑曹們問道。引外國人進高麗的是誰。他直認不諱。答道。是我。又問有兩個司鐸如今在那裏。他默然不答。情願受刑。焦加祿的勇敢。不遜于劉二位。因爲早已常想爲主致命。在夢中已經三次蒙主示以致命之恩。故此受刑時。滿心依恃天主。不但不見爲苦。反大顯歡喜之心。因爲朝廷定要拘拿兩位司鐸。所以衙役們令三位致命人坐在一塊。

板上。雙手反剪着。全身用繩子緊緊綑縛。使用棍打腿。又用三角棍。打碎他們腿臂之骨。末了兒用牛毛馬鬃之類。做了繩子。在他們腿臂上往來搓擦。以致血肉模糊。零星滿地。他們三位雖受此劇刑。仍舊心堅意定。不肯更變。一則他們有天主的聖寵扶持。二則有主教的表樣在前。主教也受過這樣的刑罰。同禁在監。常勸勉他們要恒心至死。待主教司鐸們致命了。過了一日。丁保祿和劉奧斯定也受刑致命。焦加祿又過了四日纔致命。其時丁奧斯定的夫人。丁保祿的母親則濟利亞。年已七十有九。和他的女兒聖名依撒伯爾。同受重棍二百下。老人家年老力衰。受不起重刑。就在監中死了。依撒伯爾過不多時。也斬首致命。定和他父母兄弟一齊團聚於天庭。高麗竟有如此有福的聖家。

金六品扁舟迎牧第十四章

盧司鐸未致命以前。見高麗教務興盛。一兩位司鐸斷乎不設。要緊有本地司鐸相助爲理。但君臣上下都以滅教爲務。因此不敢公然創建修院。栽培教中子弟。於一千八百三十七年上。便選擇教友中兩個聰明幼童。打發到澳門修院。讀格物超性等書。數年之後。庶可成才。晉陞鐸德。以備將來大用。一個姓金聖名安德肋。一個姓崔聖名多默。他兩個一連讀上五年書。至一千八百四十二年。金安德肋便伴同姓李的滿斯忒司鐸。從澳門航海起程。其時前後。每有教幫沙船搭載傳教人等。往返上海遼東洋河。故其時天主降福。沙船亦極盛。崔多默伴同姓蘇的勃奇愛肋司鐸。是繞北邊西卑里走的。不料剛到中俄交界之處。蘇司鐸竟被野人殺死。李司鐸至年底方到遼東。扮作乞丐。和金安德肋偷進高麗。但遼東主教以爲此行太險不准。便定意先打發金安德肋到

邊關。探看一遭。再行定奪。金安德肋奉命後。便帶了兩個人作伴啟行。一路風殭露宿。自不必題。待漸漸走近。離邊關只二日路程。遇着一大隊人馬。約有三百多人。是高麗貢差。往北京進貢去的。只好站在一邊。看他一個一個過去。不敢動問一聲。見末後一個腰間掛着護照。獨自一個慢步徐行。便大着胆子。打高麗話向他問姓道名。他帶走帶答道。我姓金。金安德肋見他容貌。似有依依不舍之情。又追問道。你可是教友。他直答是。金安德肋道。你既是教友。聖名呢。他道方濟各。金安德肋聽他回的直爽。知係教友無疑。又把他從頭到腳仔細一認。方認得是個舊時相識。於是放心問他國中教務何如。金方濟各便急忙忙的。先把主教和兩位司鐸如何致命。二百多教友也如何一同致命。並你的父親也斬首致命。你的母親弄得孤苦無依。求乞度日。崔多默的父親死於杖

下。母親斬首說完了。忙從胸前拿出主教和兩位司鐸致命前所寫的书信。另有衆教友公稟一紙。懇求教皇再差司鐸。一共四封書子。暗地裏遞於金安德肋。囑他帶去。自己轉身便走。金安德肋聽了這個兇信。呆了半晌。兩眼遠送金姓教友。待望不見了。還心下尋思。便拿定主見。自進高麗。先去預備一切。方可來接李司鐸。於是穿了一身破衣服。將一百兩紋銀縫在衣內。扮作乞丐。帶些鹹肉當乾糧。便向義州進發。這是進了邊門兒第一座城池。那時天氣寒冷。雨雪載途。走一日。方到義州城下。初意想在外樹林砍了些樹枝。負在肩上。裝做樵子。混入城中。豈知忘帶了斧子。正躊躇之間。心又想道。人力所不能的。難道爲天主做事。天主不保護麼。便一心依恃天主和聖母保佑。只管上前走去。待近城門。見有一個兵丁。站在城門口。查驗進城的護照。那時機緣湊巧。恰

好來了一羣人。趕着許多牲口也進城。據說剛從邊門回來的。他便雜在裏邊。希圖渾過。豈知有一武員。立在高處照望。恐防偷漏。恰恰被他瞧見。喝住了。向他查驗護照。他急的無可回答。便含糊答道。他們已經交過護照。還有什麼護照不護照。然而見勢不佳。忙向城外一條小街。斜刺裏一逕跑了。又恐兵役們隨後追尋。這裏人生路不熟。無處逗留。只得連夜奔跑。足足走了一夜。走到明天。約一百來里。方到一座客寓門首。許多人坐着閒談。見他這般容貌。這樣衣裝。都疑他是個奸細。因把他帽子揭去。仔細一看。又疑他是個中華人。除了一人之外。個個擬送官究問。他道送官不怕。我真是高麗人。原要到漢城去。人見他嘴硬。且不送官。只把他趕了出去。並不許在地逗留。又暗暗遣人跟着。看他走什麼路。見他果向漢城進發。方轉身回去。他先向漢城大路走了一程。及見

無人隨後跟來。方敢繞道退回。紅日東升。便在樹林裡躲着。必待日落西山。然後敢上中華的大路。一連兩日。尙未飲食。腹飢腿乏。兩路夾攻。實在一身支持不住。倒在雪堆裏竟睡着了。睡夢之中。忽像有人喚醒他。指引他路。速速登程。他還不知是夢非夢。立起身來便走。心中着實感謝天主仁慈喚醒他。不然凍死在雪裏了。於是不顧死活。一路奔波。經過幾道卡子。都踏着薄冰偷過。方到邊門上一座飯舖子。人見他這般狼狽。不賣給他。後見他有銀子。纔給他飲食。待吃了東西。接了力。然後一逕來見李司鐸。把路上艱難危險。一五一十的告訴一遍。深悔徒勞。毫無益處。以上這情節。待金安德肋被拿到案。他將前後數番出國進國的光景。一一細答。問官聽了。也稱奇道異。讚嘆這般幼少。就有這般胆識。經歷這般艱難。真是人中之傑。千中難遇的了。其時教皇又選了一位

主教到高麗西名費來四姓高。這位主教便命李司鐸和金安德肋到邊關中。高互市之地等候。先約定高麗教友來接待。金安德肋得信。便同李司鐸趕到邊關。照例正月二十日。高麗防邊官員。出告示准人互市。商人得諭。便過鴨綠江。來交易。金安德肋帶了同伴。牽了牲口。裝作販牲口的販子。手裡拿着白汗巾子。腰間掛着一個大紅色裝茶葉的順袋子。這是彼此相約的暗號。豈知人叢裡街市上。跑來走去走了半日。不見有個高麗教友來相認。心中十分着急。沒奈何。且引了牲口到一條小溝裡去飲水。離城約二三百步之遙。正飲牲口時。瞥見遠遠來了一個面不相識之人。金安德肋見他走近。便用中國話問他。他全在不懂。於是說高麗話。問他姓什麼。答姓韓。又問你是不是耶穌之徒。答應是。隨即引見四個同來的教友。說已等了一個多月。話猶未完。路上閒走的。

中華人高麗人都走來觀看。於是你開價。我還價。將些買賣的話。支吾一陣。待閒人走散。然後又接談教務。談了多時。將近黃昏。兩國商人例當各回本界。所以便和韓姓教友等作別。別雖別。那裡忍住眼淚漣漣。韓姓等還要近前說話。金安德肋的一個同伴。又跳下馬來。和他們交談。金安德肋生怕街上巡丁見了起疑。反要弄出禍來。這不是兒戲。便命上馬。一逕回到高主教跟前。備說所遇。崔多默九死一生也逃來陪着主教。想進高麗。主教見金崔兩位有德有才。一千八百四十三年。便聖了他們六品。因按例年紀不彀。未升司鐸。所以暫且只升六品。話說韓姓等教友臨別時。約下明年隨貢差再來接主教。到期果然又來。後因金方濟各說。我見貢使及隨員等。俱有疑心。這次斷難引進主教。所以此行中止。惟金六品勇敢非常。情願獨進高麗。待一機會。必從海道來接主

教。主教見他勇往直前。心甚許可。便准他獨去。自己仍回遼東候信。那時法國國家聞知范主教與盧鄭司鐸被高麗殺害。意欲興問罪之師。高主教一得此信。便回澳門。想借兵輪之便。乘勢混進高麗。豈知待了許久。仍屬徒然。幾乎此生不能有見高麗教友之望。守至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卽道光二十五年五月裏。忽然來了一個人。面稟主教道。金六品已能進高麗。駕了一只破爛漁船。來接主教進去。現在此船已進了吳淞口。停泊上海黃浦江中。高主教真是喜從天外飛來。急急預備動身。不在話下。且叙金六品初次獨進高麗。大受驚惶。因爲東方諸國最禁的是人民出境。旣查知有兩個幼童。投奔外國去了。還了得。正要等他們回來。緝拿到案。所以金安德肋一進本國。不敢拋頭露面。連母親也不敢去通知。只去見了教中幾個爲首之人。密商一切。偷着弄了一隻破爛

漁船草草修理了一會。便上船開行。須知高麗還遵守秦始皇餘風。民間不准用鉄。連船都不是釘打的。船上一十一人。只有四個是漁戶。見過洋面。其餘七個全不在行。海也不曾見過。遑問風波。金六品也是初次駕船。帶了一個羅盤。一幅地圖。一把機叉。自己把舵。指撥舟子升蓬打槳。向中國口岸駛行。第一日風順帆高。駛的十分平安。第二日便遇着風暴。一連三晝夜雨打風吹。迎浪顛簸。眼見三十多號江南沙船。慘遭沉溺。何況他們竹釘釘的。船身又小又不堅。被浪打的東破西裂。金六品命將梢後所帶小划子的繩子斬斷。以免兩相撞擊。又將船中所帶糧食。拋入海中。以輕船載。船上人一連三晝夜不曾飲食。正在叫苦連天。相對哭泣。獨金六品拿着一幅聖母像。指給他們看道。天主之外。聖母是最肯濟困扶危的。請仗聖母的保佑。必能出險入夷。衆位不看見聖母

在這兒保護我們麼。還怕什麼。說了。便先吃些飲食。拉舵扯蓬。支持一切。忽然豁朗一聲。把舵打折。衆人更沒有主意了。金六品先替一個保守教友付了洗。然後忙把船帆褪下。船檣橫挑船面上。船蓬分攤船兩面。用繩子緊緊縛住。聽船隨風逐浪的在海裏翻滾。遇見許多來往船隻。便及力呼救。無如爾爲爾。我爲我。相習成風。一號一號都忍心害理駛過去。見死不救。後來來了一隻廣艇。金六品求他們拖至吳淞。面許銀子一千兩。船主方纔答應許帶。忙將廣艇上所丟梢纜抓住。繫緊小船頭。拖在廣艇梢後。其時風浪少息。行的還算平安。過了一會。風浪又起。一隻鄰船被風打到山邊。觸礁沉下。合舟之人。都死在海裏。只救上一個。又過一會。來了一隻強盜船。高聲喊叫。命廣艇上人。把梢纜割斷。讓他們行劫。金六品見了。忙喚衆人。放鎗打強盜。強盜聽說放鎗。嚇的駛向別

處去了。那廣艇纔能拖着高麗船。安然駛行。不久進了吳淞口。金六品把船泊在近岸。怕他們的異言異服。引人觀看。惹出禍來。又怕中國官員上船盤問。所以一逕駛入洋船當裏。靠近停泊之後。金六品便說法國話。向着兵船高聲喊道。我是高麗人。求你們保護。船上兵官聽見了。便差人告訴領事官。領事通知南司鐸。南司鐸把他們安放在教友人家。殷勤款待。調養了幾日。箇箇人強馬壯。金六品在南司鐸手裏。先辦了神工。後來十一箇人。請金六品做了通事。都在南司鐸跟前。辦了神工。明日南司鐸到他們船上。舉行彌撒聖祭。箇箇都領了聖體。

金司鐸回國被拘第十五章

話說金六品在吳淞修理舊船。耽延多日。中國官員見他和英國兵船日日來

往起了疑心。金六品見勢不佳。便先去報案。待委員上船查問。他便回道。我們不過是高麗漁戶。窮苦人民。今被風災。偶來大國口岸。實出於萬不得已。灣一灣。修好了船。即便出口。並無別意。來官見船上一貧如洗。破壞不堪。察言觀色。又非兇橫之輩。於是回稟關道。照例撫恤朝鮮難民。津貼銀兩。修理船隻。齎備路糧等事。那時高主教同了一位司鐸。西名大位呂依姓安。從澳門啟程。到了上海。這位司鐸是法國亞明省人。耶穌會的門生。生於一千八百十八年。仲春十六日。十七歲上進了傳教會。又過了十年。才到中國。高主教一到上海。先替金六品晉升司鐸。這是高麗第一位司鐸。當着同船的人舉行彌撒聖祭。很顯熱心。八日後。金司鐸備辦航海之需。就要開船回國。無如前所說的鴨綠江口。這小小黃海。素稱危險。大船往往失事。何況這小小漁船。水手只十一人。海道

又不明白。如何能安渡回國呢。因此央請江蘇松江教友沈邦達之沈永盛大沙船拖帶。用大纜將高麗小船拴住。拖在舵後。行間狂風大作。海浪翻天。大沙船竟被橫衝直撞。不能駕駛自如。然而這高麗船長不過二丈半。闊九尺。深七尺。飄蕩海洋中。無異小蛋殼兒亂簸。又加以只用竹釘木銅搭成的。蓬索等項。一概是草編的蓆子。草絞的繩子。船上的長年舵工。首推金司鐸。其次三四個摸魚的。其餘便是拿釘耙鋤頭的老農夫。於航海一道大是外行。無奈走了兩日。偏遇大風大雨。下的白晝如同黑夜。只覺全船顛簸震動不甯。捱到第三天。風雨略小了些。一早金司鐸到船面上察看。見艙板朽爛。不免大驚失色。叫了一聲不好了。主教和安司鐸聞聲。也到艙面。低頭一看。也驚駭不已。一齊大呼拖帶的大船救命。大船立刻減低篷葉。收拖纜。好榜船。金司鐸用兩條大索。一

拴主教。一拴安司鐸腰間。只等靠近。便可將他們吊上大船。豈知兩船將近。忽被大浪打開。拖纜頓斷。大船人眼急手快。忙又抛下一根大索。無如風緊浪急。小船上人搶不到手。眼巴巴的忽見大船要停停不住。電捲風馳。飄往不知去向。小船頓失泰山之靠。還是小事。則見滿船進水。上漏下穿。金司鐸見了。忙命將桅竿斬斷。斬了半天。折了半截。未曾全折。半拖在水。半挂在桅。此時風浪似比先前更大。艙裏艙外水天水地。幸而過了一會。浪風稍息。先將半截砍斷。蓬索理好。繫在半節桅樁兒上。隨着風飄罷了。正不知生死存亡。但見天邊一帶高山。遠遠望見。不覺此身已到高麗國境。一面將主教和安司鐸裝扮了有熱孝在身的孝子。身披粗布孝袍。頭頂草編的大帽。由於高麗風俗。見了孝子或行走或坐轎。怕衝犯了不吉利。無人敢問。因此裝束停妥。乘着夜深人靜。一個

船家背一個。先下船登岸而去。時降生後一千八百四十五年。季秋二十二日。卽道光二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人必以爲當時主教神父。乘慣教友的海船。今旣央請拖帶。何爲仍坐小船。受此風險。卽問大船上人。人亦莫明其妙。待後訪問沈永盛竟被打翻。幸遇沈瑞泉之船。救起人口。不然。高主教們豈不更受大累。可知一飲一啄。皆有主命。高主教在高麗境外。等了四五年。方纔得到。就先進漢城。安司鐸且暫住山中一個教友村上。教友們忽然見了一位司鐸。如見天神一般。歡喜的難說難描。安司鐸在村上學習高麗土話。不久便能說話。行聖事。帶尋訪失散的教友。有背教的。勸令改過痛悔。高主教在漢城。常想着崔多默六品。其時已升了司鐸。還有從前和金司鐸同到遼東的李司鐸。俱沒有進高麗。立意要設法引進他們。便差金司鐸到黃海邊小島上。探尋門路。或

者水路比陸路更容易。因沿邊海島。年年有中國教幫沙船到來貿易。就托沙船引進。豈不省事。金司鐸奉了差。一些兒不懼怕。便僱了一號坐船。引了幾個教友。裝作貴人模樣。買通關節。到了海島。果然遇有中國教幫網梢。打撈蚌蛛等類。便上去打話。將主教的書子捎給他們轉帶。帶去再來。並約准期限。事事商定。專待明日一早回去。稟知主教。不期當夜來了一夥差人。上船收船。不知怎麼。被他們看出破綻。將金司鐸和兩個教友。一齊拿送到官。別的教友乘夜掉舟飛逃而去。金司鐸見這光景。明知不能脫身。到了衙門受刑之後。便尋門路。寫信稟主教說。自奉主教命。到了海島上尋門路。深喜此行不枉。豈知臨行那夜。忽被官差覷破。把我拿去。先打罵了一回。然後押送衙門。官府衙役全班聚集堂上。提問我道。你是教友麼。我答是的。官問道。爲什麼你背朝廷意旨。信

奉這個邪教呢。快快背了罷。我答我信是因真教。教人敬天主。引人享永福才信的。若要我背這真教。萬萬不能。官道。你不背教。我打你一個痛快。先平我怒。我道這自然由你的便。至於背教的話。我却不能從命。我聖教道理。你們要聽。請聽着。我便開講我所敬信的天主。是生造天地人物的真主宰。既生造了。就不能不問不理。不賞善罰惡。爲此普世衆人。該敬畏他。奉事他。我情願爲他受千萬苦刑。不但不怨不尤。還一心感激你的大恩。報你打我。求天主賞你高官厚祿。代我報你這打我之恩。衆人聽了。不禁哄堂大笑。官命拏了一具八尺長的大枷。我見了便雙手去搶。自己帶上。衆人見了。更哈哈大笑。我帶了枷。衙役們便把我和兩個水手。一齊引入牢中。他兩個已經背教。一路上人擁擠觀看。直擁到監牢門口。一到監。人又把我手足綑綁。腰間又扎了幾道繩子。扎得緊。

緊的。一些兒不能動彈。坐不能。立不能。睡也不能。倒底我還有一張嘴是閒的。便向觀看的人。宣講聖道。講了半夜。聽講的人都說這個道理。果然好的狠。倘我們國王不禁。我們都要進你的教。衙役們在我順袋裏。收着了中國的物件。便信我是個中國人。到明日官又提問。問我是不是中國人。吾答不是的。我實是高麗人。官聞言不信。又問我道。你究竟是中國那一省人。我答道。我自幼在廣東省澳門地方讀書。我真是教友。狠願把聖教傳與衆人知道。所以來到此地。說過之後。官仍收命禁。五天後。來了一個小小官員。領着手下兵丁。將我押解義州去見監司。監司問道。你是中國人麼。我答不是。監司問我教中道理。我趁此機會。先講人有靈魂。是不死不滅的。次講天堂地獄。發明天主賞善罰惡之權。末講天地萬物之中。既有一箇大主宰。這主宰就是我們所稱天主。普世

之人都該恭敬。若欲死後享福。該在生敬他愛他。監司和衆人乍聽這些道理。都說你所講的很好。狠合正理。但是我國國主不准我國人民進教。好亦無用。監司及手下官員。又盤問許多有關教務。有害於教友的事。我一言不答。他們大怒道。你不吐露實情。從直供來。定用重刑責罰。看你供也不供。我答用重刑輕刑。隨你們尊意。我是不怕刑罰的。一面說完。一面我就離了公案。去將堂上所設刑具。拿了一副。拋在公案之前。高聲道。刑具在此。快上刑罷。不要多等了。衙役們見了。忙上前來。拿刑具。移放一邊。指責我道。犯人在大人前答話。怎麼不懂規矩。不自稱小人。倒你長我短的麼。我說我不犯法。所以不是犯人。又不是下賤出身。怎麼倒怪我不守規矩呢。

金司鐸又繼續寫道。在義州監中過了幾日。監司又提我上堂問供。問了些中國之事。又傳一個通事官來打話。說的一口中國官話。再三盤詰。要曉得我究竟是不是中國人。末了又命我背教。我只哈哈冷笑。一言不發。和我一同被拿的兩個教友。因嗾刑不過。供出我居住京城。又供出修道學生。現充主教先生的李多默。及他兄弟李瑪竇。和幾個別的教友。又供出我與中國沙船來往。托寄信件。監司不聽這話。猶可。一聽便立刻發差。到沙船上去搜取書信。從此拘禁的更嚴。三人分監三處。除手足鐐梏。頸上披枷帶鎖之外。一人四個巡兵晝夜看守。不離片刻。就有要事。也有人把一條長繩子牽着。毫不放鬆。監司竟把我當作華人。奏知國王。國王知道了。便專差提取我們進京。啟行之先。先用一條紅索子鞭打我們手膀。又用一個尖角玄色布袋。套在我們頭上。仍然披了

枷帶着鎖。和待謀反叛逆的大囚犯一樣。又因人人信我是個中國人。一路上趕來觀看的。往往奪後爭前。擠的填街塞巷。有的登屋遙望。有的上樹旁觀。一切是是非非。全憑他們耳目。就像自己沒有靈性一般。及到漢城便守黑監。京中衙役聽了我的口音。都信我是高麗人。待過了一日。問官提訊道。你是那一國人。我答是高麗人。不過自幼離國棄家。往中國讀書是真的。隨後又叫了一個翻譯官來。用中國話和我談講。我知道一千八百三十九年。有一箇反教人叫金汝相的。早供了本國有兩箇幼童偷出境外。到澳門去讀西洋書。如今同我被拿的一箇教友。也把我的來歷告訴了官長。看來此事終難隱瞞。所以我向官說明。二童之一叫金安德肋的。便是我。問官聽了。便命我背叛天主。順聽國王。我回國王之上。還有大主宰命我孝敬他。我豈敢違逆。逆了他的命。便造

下大孽。雖國王有命。也不能免我彌天罪罰。問官又逼我供出別的教友行踪去跡。我回天主教有愛人之誠。所以我不能犯誡害人。後來問官問我教中道理。我便高聲開講。先說天地萬物。有一箇主宰造下來的人。兼有靈魂。神明之體。不死不滅。有地獄以罰惡人。有天堂以賞善人。人人理應欽崇萬物大主於萬物之上。趁此推論別教邪神之虛妄。待我講完。問官道。你的教果然好。我們的教也不差。所以一直到如今。常常信奉。不改教門。我又回道。既如此說。我教是正是真。從教的人也是正經人了。便該讓我們安然從教。爲什麼這樣虐待我們。比待十惡不赦的囚犯還很些。爲什麼嚴禁我教。比禁旁門左道還利害些呢。這不是你們的言行自相矛盾麼。官長和衙役們聽了我駁問的話。付之一笑。並告訴我說。近日高麗海島上。來了三艘法國兵船。據說來征討高麗國。

的。聲言不久。本國必遭大難。現在兩艘已經離島回去。一艘還在海面巡行。國家因此惶恐。怕是來報仇的。在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上。曾經殺害了三箇法國教士。問我這三支兵船。到來何意。我答並不知情。但所曉得的。法蘭西是西國仁厚之邦。常肯扶危濟困。決不無緣無故來興問罪之師的。所以依我看來。此事倒可放心。官和堂上衆人聽了這番言語。似乎有些相信。但想起從前白白的殺了他們三箇教士。法人豈肯干休呢。我却不知法國兵船究竟來了沒有。主教可知道麼。有人拿一幅地輿圖給我瞧看。寫的是英國話。問我能翻譯本國話麼。我先用墨筆勾出。後著顏色。照樣做了兩幅。一幅是獻國王的。宰相又命我做本國地輿考畧。旁人見了。都稱讚我大博學。可見他們連我的糊說亂道也不知。我和母親十年闊別。到如今纔得見面。可憐聚首不過幾日。忽又離

開了。我知母親的悲傷。照人情而論。是不能安慰的了。做他兒子的。此生也不能安慰他了。只有把他託給主教。求主教替我安慰他於患難之中便罷。見安司鐸也求爲我問安。稟啟主教。金安德肋押。金司鐸又寫信給高麗教友說。我兄弟們該知道。吾主降生在世。受盡千辛萬苦。創立了聖教會。聖教會也是在患難之中長成的。不怕世人怎麼攻打。終不能消滅。聖教傳進高麗。到如今有六七十年了。雖多次遭難。入教的源源不絕。可知天主所立的教。不是世人隨意能滅的。今日艱難又起。有許多教友和我一同收禁。你們未免大受驚惶。都有一樣危險。然而不可畏難退縮。更該一心一德遵守教規。以常情而論。眼見這般苦況。豈有不傷心。不畏懼之理。但常記着聖經的言語。我便心安了。聖經說。天主連你們頭髮也數得清清楚楚。沒有天主允許。一根一絲也掉不了。所

以常該勇往。承行天主聖旨。跟隨我們聖教首領耶穌的聖表。和世俗魔鬼奮不顧身的打仗。有如一個勇兵。全身披挂上戰場。定要得勝方休。我還囑咐你們。切不忘記了愛人之德。要彼此相助。安心等待天主的仁慈。垂憐東方之國。同我被拿的幾位教友。托賴天主之恩。都還健旺。倘一日爲主致命。萬勿忘記了他們的家族。我有千萬情緒。想告訴你們。但一枝筆一張紙如何寫得盡呢。不久我們就上戰場。去領死了。只望你們。只勸你們日日修德行善。將來必有一日相會於天。艱難的時候。是天主要試試我們忠心不忠心。若能勇敢得勝三仇。便是立功受賞的絕妙好機會。所以你們不該怕患難。不該畏蕙。生怠惰心。該一心勇往直前。奉事天主。你看聖人們的表樣何如。還不該勉力效法他們忍受一切艱難。多立善功。加增聖教會的光榮麼。你們人數縱多。總要一心

一德。勿忘記了愛人之誠。你忍我耐。互相扶持。以待天主仁慈。垂允你們的祈禱。時候無多。不能再寫萬種情緒。且待天堂相會。信後又加幾句道。世上諸般境遇。都由天主主持。沒有一件是偶然的。艱難困苦。也由天主聖意而來。你們儘管逆來順受。仰承主旨罷了。我在監中。日日含淚含悲的苦求天主。早早賞賜聖教平安。我死之後。不久天主定要打發許多有德有才的司鐸來。領袖你們。比我還高萬倍。我不過是箇罪人。原不應當此重任。所以你們不該過於悲傷。此生只該盡心竭力奉事天主。恪遵誠命。現在萬人一心。死後同歸一處。相親相愛的。和天主永生永王於無窮世。這便是我所盼望你們的。三日後。金司鐸又寫信稟主教說。而今方知的確。曾有法國三隻兵船。泊在高麗海面。若要救我性命。容易萬分。然而空來空去。非但不能救我。反累我受了無數劇刑。這

都是天主聖意。我怎敢違拗。惟有順聽天主聖命而已。從前法國一位主教和兩位司鐸致命之後。也有法國兵船駛到高麗島上。把一封書信拋在岸上。信中所言。是問國家爲什麼殺害法國教士。可憐我國人民。愚鹵成性。只怕鎗炮利害。不見鎗炮。如何中用呢。不但無益。反激動了他們的忿恨。這次兵船也是如此。不但無益。反速我死期。反添教友的艱難。後來果然不出所料。緣高麗國王也器重金司鐸。無意殺他。因此一激。反摧問官作速處死。時一千八百四十六年。仲秋十六日。卽道光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七日。便提金司鐸出監處斬。派一隊兵馬押送。一位大員監斬。將金司鐸反剪了手。坐了一乘小轎。兩人抬上殺場。一路看的人擁擠不開。出城一里之遙。到了川河灘上。命金司鐸下轎。兵們團團圍住。一人高聲朗誦斬條。金司鐸此時向圍着的衆人大聲說道。你們

衆人聽着。我將受刑而死。但我死不是爲別的罪名。是爲我恭敬天主。至於我和法人來往。也是爲傳教勸人恭敬天主。所以今日受死。也不過爲了這個緣故。倘你們要身後享福。我勸你們都要恭敬天主。不然。身後將受天主重罰。受無盡之苦。說畢。人把他衣裳剝去。石灰塗了臉。插了耳箭。反剪兩手。兩個人用一根杠子擡了。周圍跑了三轉。然後放下。叫他靠着一根木椿跪了。把頭髮扎起。命他伸長了頭頸。等候開刀。此時金司鐸神色泰然。一心契合天主。昂起了頭。安然問劊子手道。這樣好不好。動刀殺我便不便。劊子手道。還要側些。金司鐸忙把頭偏了些。又問道。如今好了麼。回說好了。金司鐸道。既好。請開刀罷。我已整備好了。同時便有十二名兵丁。手執利劍。揚起空中。四周盤旋跳舞。各砍一刀。砍至第八刀。頭纔落地。金司鐸致命信息。傳至主教耳中。一喜一悲。喜的

是金司鐸致命升天。悲的是少了一位好帮手。不免長聲歎息。淚落漚漚。

崔司鐸回國第十七章

崔司鐸多默就。是金司鐸的同窗。同到澳門去讀書的。他本是國中望族。富而且貴。最先進教恭敬天主。他父親方濟各因在本鄉難守教規。便和兄弟們析居。搬往別處。後又回鄉。勸令弟兄家族人等。都搬到京城去住。似較別處易守教規。豈知上了教外人擋。幾乎傾家蕩產。所以索性一家避入山中。隱居去了。山中已有許多逃難的教友住着。方濟各信教真誠。一舉一動。言坊行表。人人信服他。他教訓兒女們更十分謹慎。門戶雖然敗落。仍將省吃儉用。積賺下來的施濟貧窮。每待街上落市。然後上街收買零星落腳底貨。人問他買這不堪之物。何用。他說。這些小本經紀剩下的貨。賣不掉。不要折本麼。所以我才買的。

到了一千八百三十九年上。竟公然帮着司鐸們傳教救人。凡教友被禁的。去安慰他們。凡爲主致命的。去偷着埋葬。又常向富家求施捨銀錢。分發各處。賙濟貧困人等。聖教艱難一天。狼似一天。料想自己也難免。所以日日預備。并勸家中上下人等。毅然承受。莫辜負了基利斯當的美名。枉作了基利斯督的兵。一日天還未亮。聽見有人打門。他下了床。開了門。問你們那裡來。這樣早。打門的回道。我們從京裡下來。連走一夜。自然早了。問沒有請教。有何公幹。回道。我們是公差。來拿你們教友的。方濟各道。既是要拿我們。我們等候多時。爲何遲至今日。今日還早。太陽未出。權請歇一會。用過早飯。我們合家大小。跟你們一塊上京。不好麼。公差頭兒聽了這話。十分詫異。他何不脫身。反留我們呢。有的說。怕是緩兵之計。差頭又低着頭想了一想。說不是不是。我想這班人。纔是真

教友決不會逃走。我們只管放心安歇一會。說了。便大家安歇。方濟各此時帮着妻子瑪利亞。急急忙忙預備早飯。請公差們吃了。又送各人一件衣服。然後喚齊了一家大小男女四十人。隨着官差一同上路。男在前。女在後。小孩子們跟的跟。抱的抱。官差前後押護。時正七月天氣。氣候甚熱。路又崎嶇。走乏了。小孩子們未免哭哭啼啼。經過村坊道店。必有多人圍看。如看強盜一般。罵的罵。打的打。甚至走過多遠。還取石頭追擊。嚇的孩兒們大呼小叫。跌跌滾滾。真是大伏天一幅淒涼圖畫。方濟各見了。反大聲勸慰道。莫怕莫怕。你們瞧見麼。天主的天神手裡拿着金丈玉尺。量你們的腳步兒。走一步。一步功勞。吾主耶穌背着十字架。就在前頭領着我們。走一步。近一步耶穌。還怕什麼。快些走罷。他一家大男小女聽了這話。猶如吃了人參果的大補藥一般。頓時覺得精神十

倍。勇往直前的。跟着差人進京去了。到了京城裏。立時收禁。第二日帶鍊上鎖。提集堂上。官先也不問門第不門第。先用重刑責打方濟各。然後命他背教。方濟各道。做臣子的不忠不信。叛逆國君。你必說是罪孽深重。做一個天主所生的人。不忠不信。膽敢叛逆天主。你說這個罪孽更當如何。可惜你太糊塗。不懂叛逆天主的罪。是如何重大。竟敢信口胡言。教人反背天主。官一聽勃然大怒。命用夾棍。夾方濟各的兩腿兩臂。夾的粉碎。又打籐條一百一十。全體鱗傷。不能動彈。抬入監裏。過幾時又提訊。官拿一本教中書。擲在他前。向他說。這是一本教中書。今兒我們會集堂上。你可念給我們聽。方濟各忙將書拾在手中。笑容可掬的高聲朗念。念一句講一句。講的真切有味。動聽異常。堂上官員聽到其間。不知不覺站起身來。交口稱揚說。這天主教的道理極好。故此能使人在

劇苦劇難之中。不但心曠神怡。而且談笑如常。雖受苦似享福的一般。因查方濟各曾令其子至外國讀書。卽說的崔多默神父。這是國法所不容的。官卽定了他的死罪。復日日加刑。有兩次一連打了二百多大板子。手足四肢筋斷骨碎。方濟各依然神色如常。並無半點不平之意。官役等見了大爲希奇。有的說。這不是人間血肉之軀。竟是金石之品。方濟各因受傷過重。不多時庾死監中。他妻子瑪利亞被打了三百多棍。如同死去一般。懷中所抱之兒子頓時殞命。後不多時。卽被斬首。這明顯崔多默神父父母之信德。是非常的。有這樣好父母。自然有這樣好兒子了。話說崔司鐸李司鐸屢次要進高麗。屢次不能進去。到了一千八百四十六年。想趁中高互市之時。渾進去。滿洲一帶冰凍得早。他兩位一連在冰天雪地之中。走了十七天。纔趕到了邊關。待一開關。彼此放商。

人互市。他兩位司鐸也乘此走過去。無如李司鐸生來異像。人一望而知並非土著。所以被高麗關官覷出破綻。連崔司鐸一並拿住。互市之人。閃然來看。多半說說笑笑。辱罵兩聲。有的竟摘帽拉鬚。百般侮弄。李司鐸說。我此時聲色不動。聽他們去。因想吾主耶穌受難時。被人掌臉拔髮。加倍於我。我是何人。敢不甘心忍受。聖經上說。弟子不能超過師傅。能及師傅也罷了。鎖在監裏過了一夜。還算好。明朝官府也不問供。打發人只將我們遠遠送出境外。於是仍回滿洲修道院裏。又住上一年。折回香港。另想別法。到了香港。恰好遇見法國兵官辣必愛。肋擬駕兵輪往高麗。詰問爲何殺害范主教和二位司鐸。於是李司鐸崔司鐸同乘兵輪前往。拿定此次可以穩進高麗。豈知事不湊巧。兵輪駛至高麗離岸不遠。忽然擱淺。陷入沙中。進不能。退不能。眼看兩輪逐漸沉沒。兵將水

手。一齊用小划子搬上一箇小島。借此保護性命。兩位司鐸仍舊回南。屢次往返徒然。終不失望。崔司鐸寫信給修道院院長說。我們素願是進高麗傳教。至今等候多年。不能償願。可見天主聖意時候未到。人在世惟有承行主旨而已。此外尙復何求。我們不卽進去。高麗教務自有天主成全。諒不至一敗塗地。況且我們做事既不爲人。又不爲自己。原只爲天主。天主的神目能照見人心。他要做事無須我們幫助。其所以選用我們。不過要我們謙遜忍耐。立德立功。效法耶穌聖表。我們歷年所受辛苦。能算什麼。我見聖人中。有多少爲救一箇靈魂。爲得一様特恩。所受之苦。有一二十年的。有三四十年的。我們統共受過幾年辛苦呢。而且我們做事不成。大約由於不會靠託天主。只靠託人力。或者是因我的罪惡。以致你們的祈求。也不能動天主的慈心。吾主。吾仁慈天主。倘因

我的緣故。惹你震怒。求你矜憐衆人。把我投入汪洋大海之中。以平吾主之怒。吾主呀。你認得我心。我心只要承行主旨。並無別樣妄求。看崔司鐸這封書子。可知他的聖德不凡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九年。卽道光二十九年。他兩位又從陸路到中高交界之處。等候高主教所遣的教友。這次果然不虛所望。但教友等甚不願李司鐸同去。怕的他容貌異樣。途中難以躲藏。崔司鐸無奈。只好作別李司鐸。許下到高麗必定設法來接等語。便獨自一人跟着來人前去。到了邊關。幸已夜深。又幸北風狠緊。守關的兵們。都躲在營房裏。不出來巡查。因此偷進了關。並無人知覺。不多幾日。到了一箇教友村上。適遇安司鐸病在那裏。十分沉重。付了他領終聖事。幸而漸漸痊愈。但因安司鐸病未復原。不能任事。所以崔司鐸代他巡查教友。究竟崔司鐸是本國人。往來出入不惹人疑。

李崔司鐸先後去世第十八章

話說崔司鐸多默自一千八百三十七年離了鄉井。到澳門讀書。他父母都爲主致命。父親是打死的。母親是殺死的。許多親戚都是艱難時致命死的。待他回國。只剩他一箇哥哥。一箇弟弟。躲在深山裏。崔司鐸到他們家裏住了幾時。便到處看望教友。有兩次被外教人看破神情。圍住村子。險的不能脫身。幸虧天主格外保佑。得脫了難。一日有一箇女教友。聖名亞納。病重請終傅。崔司鐸供了聖體。伴同一箇教友。步行到病人村上。先打發教友去知會。自己坐在樹蔭之下。假作乘涼。等了一會。教友來了。手裏拿着一張紙條。交給崔司鐸看了一遍。知係病人的罪賬。忙卽起身到病人家。念赦罪經。送聖體。傅終油。無一件聖事不是遮遮掩掩的。崔司鐸爲人良善溫和。真是聖經上所稱好牧童。教友

愛他。也如同兒女愛父母一般。他來上會。一會的教友老早換了鮮明衣服。等候迎接。來遲了些。便屢次打發人去探聽。會長們雖百般阻止。不許張揚。怕被外教人知覺。弄出事來。然而教友終不聽信。上會之後。要往別處去。教友們又依依不捨。甚至把袂牽衣。拉着不放。有的流淚苦留。有的遠送不回。有的登高而望。眼巴巴的遠遠相送。其得教友之心有如此。但止一二位司鐸看顧教友。看顧不周。因想李司鐸還留在中國。倘得他進來幫助。定能看顧得周徧些。遂用盡方法。想引進他來。話說李司鐸自別崔司鐸之後。又兩次乘了中國教帮沙船。到高麗邊境。高主教得信。雖也差人雇小船。到海邊迎接。無奈駕着小船迎來迎去。迎了兩箇月。終迎接不着李司鐸的坐船。李司鐸一面久等不遇。仍折回中國。在中國一等等了十年。終不得進高麗。幾乎失望。沒奈何拿定主意。

但乘船得到高麗海邊。不問人生路不熟。便跽上岸去再說。若尋得着教友最妙。若尋不着。被土人拿去殺了致命也好。主意一定。便從香港來到上海身邊。有兩箇高麗教友。都是崔司鐸打發來的。一箇年老的。愚蠢無知。不會辦事。一箇年幼的。又無閱歷。不能任事。李司鐸不管他三長四短。全心靠托天主。一到上海。便想雇船。無如上海沙船不識路徑。都不肯去。幸而遇着一位耶穌會羅司鐸。他會看天文。認識海道。便一力承當。便央請教友沈裕泉之沈裕茂大沙船。駕往高麗。法國領事官敏第尼發了文書。算差羅司鐸去查勘前年在高麗古羣島失事的法國兵船。諸事安排停妥。便一齊上船起碇開帆。向高麗駛去。待到黑水洋中。風浪交作。一時弄的不識方向。羅司鐸用象限儀測量方向。因不見日星。也捉摸不準。李司鐸便鼓勵衆人說。不怕不怕。上託天主保佑。一定

直指高麗。又勸衆人同求高麗金司鐸和一總致命教友。肯爲指引。明日果然天朗氣清。識定方向。一逕駛去。到了第九天。天未大明。便見高麗羣島在前。舵公忙拉舵。向島上駛去。李司鐸雖曾在失事兵船。雖同在島上住過。也說不出古羣的面目。差人上去探問老實土人。也因怕事只說不知。沒奈何羅李兩位。親自上岸。便有一箇小小官兒在岸上等着。一見了兩位。便問長問短。問他們來意。並問別的許多事情。兩位一言不答。只請到船上會話。到了船。羅司鐸將法領事的照會拿出來。給他看。問他古羣島在那裡。那官兒答非所問。羅司鐸說你既不肯指引。就上岸罷。我們去找。找到了。再和你說話。官即告別而去。舵公吩咐起錨。駛出島外。方一轉灣。李司鐸便認得從前法兵船走的路徑。輕輕把舵一推一挽。奇不奇巧不巧。沙船頭正撞着從前閣淺的兵船。衆人擡頭一

望古羣島就在眼前。感謝天主親自指引。不費人力。到了明日。兩位司鐸借名察看失事兵船。一齊上島。其實是爲察看海邊。那裡好放三板。送李司鐸進去。看準了就上船。那箇官兒倒又來了。羅司鐸先不肯見。後怕失禮。勉強見了。說了一回。官就別去。兩位司鐸只等天晚。送的送去。方可行事。豈知那夜起了一箇大風暴。把沙船顛簸的支撐不住。黑暗裡伸手不見五指。如何能起碇開船。把李司鐸和兩箇高麗人送上岸去呢。事雖爲難。但船上人被司鐸們激動了一翻。便定意拚死要送他們三箇上岸。不問情由。便拉篷駛向岸邊。無奈中途被一條沙帶攔住。不能近岸。舵公說不妨。且下碇等潮。潮漲滿了。自然得過。過了一會。風漸息。浪漸平。可放三板擺渡。李司鐸便改裝了高麗窮人。先和羅司鐸及船上人作別。然後和兩箇高麗人一同下三板。拉起小篷。不敢打槳。

搖櫓。怕驚動了岸邊漁船。一到岸。李司鐸背着一箇包裹。和兩箇高麗人輕輕上岸。一齊爬過一箇山岡。飄然而去。不見踪影。這裡船上人了草歇了一回。天便亮了。那箇官兒又來詢問。羅司鐸怕他看出破綻。便厲言怒斥。不許他上船。他見無法。便一逕回去。到了一箇村子上。招了許多漁船。排列在海邊。防人登岸。到了夜間。只見海邊一帶燈光閃爍。希希朗朗排列了無數。若錯過昨夜的機會。斷斷瞞不過他們耳目。休想送李司鐸進去了。可知暗中都有天主上智安排。羅司鐸的沙船一連又住了幾天。假作查看失事兵船。使那官兒不起疑心。不去追究岸上的事。然後揚帆駛回上海船上的外教水手。見李司鐸爲救人靈魂。不顧性命。深信聖教道理真實。便也學經言問答。求進聖教。話說離李司鐸上岸的海濱不遠。多則一日路程。有一個教友村子。兩個高麗教友帶李

司鐸一逕尋到那裡。找了高主教住的處所。見主教已是垂死之人。過了幾日。主教去世。年才四十五歲。高麗傳教十年。就和金司鐸葬在一處。主教去世後。李司鐸代理教務。一見了崔司鐸。多年好友相別重逢。其歡喜不言可知。李司鐸一接代收。便創立聖嬰會。收養遺孩。高麗教友見了。人人稱嘆。西方教友。愛人無所不用其極。東方教友萬萬比不上他們。除代收而外。只崔司鐸一人。奔波勞碌。巡視教友。雖力盡筋疲。不少推委。年年聽神工送聖體各數千人。親付成丁聖水。又數百人。教務之煩日甚一日。自高主教訃文到了羅馬。教皇又放了一位張主教來。西名勃爾暖。待這位新主教到高麗之後。李司鐸卸了代收之任。四處傳教。教友們愛之如父母。敬之如聖人。不多時。天主見他功高德懋。賞他大病一場。醫藥無靈。張主教忙替他傳終油。送聖體。放臨終大赦。教友聞

知李司鐸病重。不由的四處趕來問候。主教怕人多易昭耳目。從旁勸阻。阻不住教友一片真誠。李司鐸至一千八百五十七年。聖誕前五日。卽咸豐七年。十一月初五日。泰然去世。教友們一得訃聞。哭的如喪考妣。查李司鐸一生大德。第一在順聽主命。臨終時主教問他道。天主如今要收你。你可安心麼。他歇了一會。力疾答應道。我身性命早奉獻於天主。有什麼不安心呢。張主教說。有一次我派李司鐸往一塊地方傳教。這塊地方我想不合他意。因問他意下如何。可歡喜麼。他回道。我們做事爲盡本分。不爲私情。旣如此。便處處狠合我意。狠稱我心。有什麼不歡喜呢。崔司鐸一得訃聞。也哭箇不了。眼看高麗教務忙來忙去。又只剩一位主教。一位司鐸。便不避寒暑。不問晝夜。盡一身之力。行聖事。開聖教。因此崔司鐸不久亦一病而亡。其出國回國情形。畧見於上。至他傳教

時。所有性命之危。只看高麗國家懸有重賞。到處拿他。不問死的活的。宰了他。才煞他們心頭之恨。一恨他出國讀書。二恨他回國傳教。這就是外教人。前恨金司鐸。現恨崔司鐸的大緣故。崔司鐸付洗外教人甚多。年紀正壯。依人而論。正可多立功勞。多救靈魂。然而天主鑒其功德已滿。便賞他升天。時降生後一千八百六十一年。仲夏之交。急病去世。

張主教携伴進高麗第十九章

話說高麗第四位主教姓張。西名勃爾暖。聖名西默盎。方濟各。生於一千八百十四年。孟夏十四日。父母貧窮。作工過日。雖無財產。給子孫。但教友的傳家。實信德堅固。守規謹慎。這樣的父母在西國却也不多見。本堂司鐸見他自幼性情和藹。聰慧老成。知係可造之才。便十分器重。便教他辣丁文字。望他日後可

爲聖教出力。果然日就月將。才德雙全。因叫他進勃來西尼小修道院。讀格物超性等書。數年之後。學問優長。本方主教授他司鐸神品。派他到孟斯大修道院。教授格物窮理等書。上下人等見他有德有才。深爲欽服。以至主教就請他教自家的兄弟。其時他母親年老。孀居五載。無力做工。依他過日。方以爲後半生泰山之靠。豈知他別有會心。不愛人世虛名。早已矢志。將一生才力用爲光榮天主。救人靈魂。時時想去遠方傳教。因求天主償其所願。求至二年之久。主教見他此願出自真心。便應許了他。但他母親未免大失所望。哭的搥胸頓足。幾乎無可安慰。幸虧原是好教友。一轉念間。想起童貞聖后。加爾瓦山祭獻聖子的表樣。便效法聖母。安心樂意的將兒子獻於天主。凡教中父母。見兒女肯爲天主出力。都該效法這位母親才是。於是張司鐸方濟各便進傳教會。進會

之後。一千八百四十年。奉長上之命。往東京安南等處傳教。教友致命的。其時多不可數。他到東京第二天。便遇艱難。便連夜逃走。幸而找着一箇小小藏身之所。據他自叙。我在此不過草屋一間。既淺狹矮小。又潮濕薰蒸。日夜不能出門。一步兩步。閒散閒散。走徧了屋子以內。要不過五步六步。說話也不敢高聲。一高聲便有外人聽見。雖也有窻子。大不過三寸。可以透光。也不能念書寫字。除了一條蓆子。臺桌板凳全無。然而心中安樂異常。自以爲世間福人。莫過於我。已不得借此蝸居修成大德。演習將來救人大事云云。你只看他如此甘心吃苦。如此勇往直前。便知他聖德非常。熱心出衆。然而此苦在他身上還不算苦。日後所受之苦。更大更多。過了兩三月。伴同茄里司鐸往別省去。路上一齊被拿。起初不過披枷帶鎖。往後竟把一箇毛竹囚籠。裝押到省城裏去。被籐條

棍子左打右打。打成一箇紫血人兒。然後和別位司鐸。一共五位。定爲死罪。正在監裡歡歡喜喜盼望致命。等候了多時。一無動靜。一日到了一只法國兵船。兵官名來會格。就泊在京城左近的海口。聞知有五位傳教士。被拿收監。立即照會京中。馬上放出。不然定即開炮轟城。包管化爲灰燼。京中人得信。不敢怠慢。立將傳教士全行釋放。但聲明在先。不准逗遛。因此離了安南。乘船先到澳門。隨後發往滿洲。張司鐸一到滿洲。先學方言。學不多時。便能傳教。兩次重病。隨即就好。好了隨即傳教。傳教總是步行。步行一年。約走五千餘里。一傳傳了十一年教。教皇放他高麗主教。張司鐸接諭之後。便同兩位少年修士。一位姓樸的。西名亞立山不底尼各老。一位姓申的。西名安當布爾底愛。並隨着高麗教友。於一千八百五十六年。季冬十七日。雇了一隻沙衛子。客艙窄小且不論。

又靠緊火艙。每燒飯濃烟迷眼。加以艙在船底。終日點燈。暗無天日。不起錨猶可。一起錨。一打篷。就覺搖擺不停。一遇風浪。更比蛋壳兒滾的利害。如此一走。走上兩個多月。始而靠中國海邊。到了仲春十九日。方纔望見高麗海島。尋來尋去。又尋不着傍船所在。尋至聖主日內聖瞻禮六。仍尋不着。船家望空放了一炮。借此暗號。叫岸上等候的教友可以知道。果然見岸上有人聚在一處遠望。不多時。海邊隱隱見有一隻小船。漸漸駛近。船上一共八人。打槳而來。只聽小船上一人喊衛船上某某人的名字。此人忙即答應。小船上一聽見答應。趕即停槳。扯起蓆篷。遮住岸上人的耳目。一逕向大船駛去。待近大船。各人先打一個聖號。一見主教便叩頭致敬。然後慢慢駛開。在前引路。相離不過一箭之遙。大船緊緊跟着往前駛去。直到聖瞻禮七下午二點鐘。然後並帮。張主教即

和樸申兩位司鐸。以及隨從人等。連行李一齊搬下小船。費了點把鐘。就搬好了。主教等忙向大船申謝作別。隨即進艚。教友們先拿一條大篾蓆。鋪在主教和司鐸們頭上。然後蓆上又鋪稻草。裝作柴船。以避往來耳目。且免關卡盤查。事事安排妥帖。便一逕駛入海口。向京城進發。離京約四五十里路。擇了一個荒僻所在灣了船。先將主教司鐸換了高麗服飾。身穿一領粗布白袍。頭戴一頂高大竹笠。笠邊沿着一幅白布。正好把臉全箇兒遮住。這便是居喪的孝服。乘着夜裏。一齊上岸。向斜刺裏小路上走。爬高下低。涉水渡河。走了多時。纔走到大路。足足走了一夜。纔到城門。城門未開。就在城外一個教友家歇片時。等候天明城門開了。忙即進城。教友在前引路。路上遇見一位宰相坐着大轎。進宮上朝。前後轎馬武官文員擁着隨行。大街上兩邊觀看的人。亦復不少。主

教及司鐸們緊緊跟着引路的教友。在人叢裏擠了過去。有一位司鐸因笠沿遮蓋。不見引路人的上身。只見下邊兩足。不知怎麼。眼一花跟錯了人。及至抬頭一望。方知不是。待要問路不敢。走前亦不敢。因回身向舊路。尋至進城的一條大街。方遇着引路的教友。也在那裡無頭無腦的找尋。尋着了。同走一會。就進一座屋子。主教等都在裏邊。李司鐸也在裏邊。個個捏着一把汗。儘等等。到了。然後放心。彼此相見。說不盡心中歡喜。於是各自舉行彌撒。感謝天主一路保佑之恩。彌撒時不敢高聲。怕被鄰居聽見了不是事。這便是張主教和樸申兩位進高麗的始末。

張主教被拿受刑第二十章

話說張主教及樸申二位司鐸。到了高麗。教友們歡喜的了不得。感謝天主。不

忘我們苦教友。又特地打發一位新主教來。照顧我們。時常如此心口道念那時節雖有艱難。艱難不大。不過一兩處地方吵吵鬧鬧。就像國家不狠追究似的。因此主教得以巡視各會。有一次不知怎樣漏了風聲。張主教幾乎被拿。幸而教友知風的早。忙請主教脫身遠走。不過拿了幾個教友去。把他們收禁了幾天。責打了幾次。以後仍舊放回。主教遇險之後。不但怕。反更勇敢。請看他寫的信便知道了。他寫給巴里同會人說。高麗仲秋之際。教友們纔上會開四規。京中教友先上會。由傳教先生指定一處。然後主教方去。去了。早有三四十教友聚齊聖堂之內。聖堂不是別的。就是一間低小空房。中立十字苦像。壁掛一幅聖母聖像。先考教友的經言道理。這條規矩。無論男女老幼概不寬免。考畢。然後教訓他們該怎樣預備善領聖事。隨後便聽三四十神工。還要替保守

的付洗。替有病的終傅。終日忙忙碌碌。沒有半刻空閒。直到夜深。方去安歇。歇至一點鐘。便該起身。兩點鐘便做彌撒。送聖體。第五彌撒畢了。教友們各自散去。我也連夜再到別處。一樣仍有三四十教友會齊。一一照所說的規矩行事。如此一連四十餘日。這是在京上會的光景。每因少睡多勞。屢次倒在地上睡着了。還不知道。待醒轉來。一隻手拿着襪子。一隻腳穿着襪子。真真可笑。至於往山裏上會。其光景又不同。先該爬山過嶺。從一個村子到別個村子。當中不知多少山嶺。不問陰晴雨雪。每日須行五十多里。方到地頭。到了便該考問道理等。這是張主教親筆寫的。總之不顧困乏。不問時晨。只要有教友來辦功問道。無不接見。無少推辭。雖辛苦萬分。不肯安歇。直得上會事畢。然後回京。雖然身患內痔。時常發作。不堪其苦。仍一樣的克苦。不少愛惜。日用飲食。蘿蔔葉子。米飯。

而已。至於教訓教友。施行聖事。有時一連二十四點鐘不停不歇。多則睡覺不
過四點鐘上下。還常自責不會克苦。鐸德們常勸他稍加飲食。稍自養息。他回
說。倘若你們當我的本分。該怎麼處置。這是天主給我的本分。我豈敢顧惜身
命。有時他身子軟弱萬分。就像不能任事。但見可以光榮天主。救人靈魂的區
處。便覺精神百倍。茹苦如飴。自到高麗一年。自覺力量虛微。怕在世不久。更怕
後來主教繼起無人。遂用教皇所給的權柄。選定安司鐸接受主教之位。因於
一千八百五十七年。仲春二十五日。卽咸豐七年二月初二日。聖爲主教。只因
時候艱難。不便公然行禮。選一個僻處地方聖的。雖司鐸們也不在場。在場的
不過幾個教友。又欲令高麗教務。事事歸一。因而會集司鐸們。再三商議傳教
之事。垂爲定則。待到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年頭上。卽同治四年年尾。來了數艘

俄國兵船。或停泊高麗海口。或巡行高麗洋面。且有俄國陸兵越境。擅進高麗邊界。一時朝野驚惶。漢城尤其着急。城中有幾個有爵位的教友。想乘此機會。進言於朝廷。勸國家和英法二國立定和約。拒敵俄兵。將勢就勢。保舉主教勃兒暖去通好。用此一舉。或者可望國家寬待教友。從此法網大開。聖教可以顯揚。教衆可以安居樂業。免得東逃西躲。人丁日見彫亡。這原是教友們忠君愛國之心。並非專爲教友身家之計。大家商議了一個稟帖。上呈國太公與宣大院君。他是國王的生父。其時王幼。他統攝國政。收了稟帖。一言不答。稟帖上聯名的不少。金多默是其中之一。見此情形。知事不妙。趕卽逃出京城。避往他省去了。過了兩日。國太公之妻。興宣府太夫人閔氏。聖名瑪利亞那時還在保守。沒有領洗。深願此事有成。方可遂其進教之心。便去見國王的乳母。奉保夫人。

本是教友。姓樸。聖名瑪爾大。一見他便數說他不是忠君愛國的人。且不是熱心愛天主的教友。不肯乘這機會。幫助聖教會。你看俄國打發兵來要奪高麗國土。依愚見看來。現在要救這大難。不過張主教勃爾暖能在中間調處。可惜事不湊巧。主教現已出京。到外省巡查教務去了。你快着教友去請主教回來。以便從長計議爲是。瑪爾大聽了這話。便去見一位教友官紳。姓南。聖名若望。狠有才識。訴知此事。南若望聽了。便寫了一個說帖。拿去見國太公。看了之後。又和南若望晤談許久。談的莫非教中道理。且大家稱獎。臨末了說。只有一端我不信服。教中人爲什麼不祭祖宗呢。隨即又問道。主教果然能阻擋俄國不取高麗麼。若望回道。這箇自然。所以纔敢來稟的。國太公道。主教如今在那裏呢。在京裏麼。回道。到外邊去了。國太公道。莫非到黃海道去。查教務了。你可請

他回來。我要見他。若望答應了幾個是。便告辭出宮。將國太公一番問答。告訴了幾個有前程的教友。於是一傳十。十傳百。合京的教友都知道這事。歡喜的了不得。盼望不久可在京裡起造大堂。光榮天主。并說規模要闊大。式樣要堂皇。一切裝飾要十分富麗。方不愧爲京師第一座大堂。同時有人打發一乘大轎。去接主教回來。那時教友們都信國太公真心要和主教說話。豈知這樣好消息。倒弄出一場大禍。主教得信。馬上乘轎回京。過了幾日。新主教也到京中。南若望忙卽入朝。去見國太公。告知兩位主教已到京中。若有吩咐。可請主教入朝。晤談一切。豈知國太公這次接見若望。冷冰冰的。並不談及要請主教代爲通好的話。若望深爲詫異。便出京去見他八十四歲的老父親。他父親是極熱心的教友。怕京中守教規不便。因而避居在外。便將此事源委。一一稟告。老

父聽了。便叫聲我的兒。你所說確是一樁好事。所怕與你性命有關。不久當驗我言。快預備致命罷。但到其時。切勿偷生怕死。辱沒了聖教美名。南若望這次稟見的光景。傳了出去。教友箇箇轉喜爲悲。大爲驚恐。朝廷尙未說明意向。所在。張主教還日日等候請見。并寫信給司鐸們說。前信曾囑做彌撒一台。爲求天主及聖母。恩賜高麗教務平安。并爲本國太后祈求天主云云。但此事不可張揚。深願諸位司鐸。照此意。再舉行彌撒一台。從我回京。日日盼望朝中遣人請會。至今尙未來請。依我看來。不論見與不見。聖教會在高麗總似乎稍進一步。仍請叮囑教友。諸事謹慎。不可聲張云云。又過了幾日。忽然俄國兵船及陸路兵丁一齊退出境外。高麗人探確信息。便又胆大起來。論國太公起初原把主教司鐸等當作泰山之靠。原有意央他們代爲設法通好。今見俄兵已退。又

把此事拋在腦後。且被京中官員。上自宰相。俱從旁挑唆。說本國教民心常向外。至於信教官員更屬可疑。加以貢使從中國寄信來說。中國朝廷。現將境內洋人一概殺死。一箇也不留。時在同治五六年間。這個假新聞一到。衙役及念書人等。本見宰相有意欲滅聖教。便擦拳摩掌的領着頭兒想動手。但國太公見地還明白。因向宰相說。難道不知英法兩國會同了。要向中國興問罪之師麼。中國如今十分掣肘。倘若我們也將洋人殺害。這問罪之師。由中國移來。狼易怕難保太平了。宰相等回道。我們也曾殺過洋人。也曾壞了他們擱淺的兵船。到如今誰箇來報仇呢。就有幾隻兵船到我們洋面上來。究竟未見有何動靜。國太公既見衆意如此。便下令先拿主教司鐸。一時城廂內外到處哄傳開去。教友們將前番請主教通好。聖教從此開禁的盼望。一齊收起。只落箇垂頭

喪氣。毫無興致。過了幾日。但見無數人民。擁到刑曹堂上。看審一樁大案。在堂前空場上。但見有一個老人家。鬚髮如銀。面貌堂堂。坐在一隻粗笨椅子上。四脚陷在地裏。老人家雙腿緊縛。雙手反綁。綁的絲毫不能動彈。身邊有兩行衙役。手執刑具。專等用刑。四週又有兵丁圍着。禁止閒人走近。但聽堂上一聲。全班衙役如虎如狼的么喝不止。刑役們各執刑具用刑。然而老人家不喊不叫。容貌氣色一味含忍。望着刑役們說。將來總有天上大君王。要審判世上用刑的衙門。爲此我如今甘受世上人種種暴虐。無怨無尤。這位老人家就是張主教。張主教被拿。也因一個壞教友。叫李先的。他本是主教的長隨。學茹答斯受賄送信。將主教的居處告知衙役。孟夏十四日。就有衙役假裝收捐。一逕到主教寓內探看。過了八日。衙役又來。先躲在鄰居屋裏。用一乘梯子靠在牆上。從

高細探主教這邊出進門路。既知前後有門。二十三日便來許多衙役。前後把風。直衝進來。將主教拿去。收禁在死罪牢裡。國太公命把房屋封鎖。所有箱籠等物。一齊貼了封條。不准擅動。四日之後。將主教寓所抄搶一空。只剩了蕭然四壁。張主教到堂所說。幸有兩個兵丁是教友。他們在傍聽的真切。據說判官先問主教姓甚麼。主教回說。姓張。又問你爲何來到高麗。答爲救人靈魂。我到這裏已有十年了。但飲食日用。都是自己出錢。沒有白用貴國人民一草一木。雖呷一口清水。也是出錢買的。主教這話。是要外教人民都說洋人來此。只爲發財起見。官問倘使我們現今放了你。攆你出國。不准再來。你可聽麼。主教答說。倘若你硬把我送回本國本鄉。我也沒法。不然不敢奉命。官問我們不認得你的家鄉。如何送回你。你這話明顯你不肯離高麗了。主教說。這也隨你們愛

說怎麼就怎麼。我既在你們手裡。只有甘心領死而已。到了明日。國太公帶了阿哥。同來聽審。他夫人一知主教被拿。便長吁短嘆不住聲。有時高聲喊道。不知道這些西洋教士造了什麼孽。要如此收拾他們。倘他們國家一旦發兵報仇。不是要殺害我的兒子麼。這不惹出天大禍來麼。官當了國太公父子問道。你是那一國人。答我是法國人。官問你怎樣來的。答我是船上來的。問你勸了多少人。答勸了好多。官問他們住在那裡。答各處都有。官問你肯叛教麼。答我來是勸人信教的。豈有自背之理。官問你若不聽。你該受刑。答刑不刑隨你便罷了。本來你所問的事。不但無益。而且問的也設了。主教說了這句。便見刑役們手拿三角棍。近身毒打。打不多時。全身肉爛。遍體血流。兩腿打的露筋露骨。胸背打的兩肋洞穿。然後用紙浸油包裹傷處。抬入監中收禁。過了一夜。到明

日。又受一樣的苦刑。主教打的力乏身嘶。仍處之泰然。從不愁眉蹙額。喊苦一聲。後被斬首致命。斬首之前。又受了許多毒刑。外人不得而知。只知張主教所受之刑。比別位致命多更更大。

主教司鐸同時致命第二十一章

話說張主教在監多日。此時另有一位司鐸西名勃來得尼愛肋。姓白。也被拿收禁。因他也在京中傳教。就寓在主教近鄰。剛到高麗不久。略知土語。幫助行聖事。因到一處降福婚配。探知主教被拿。便出信通報新主教。及別位司鐸。他自己並不乘機逃走。但差役們已經知道他的寓處。據說也是告發主教那箇李先通知他們的。於是拿到主教後兩天。一逕走來拿了白司鐸。解送刑曹。過了數堂。國太公也親自問他。他只回說。自己冒死來高麗。只爲救人靈魂。倘

該因此受死。是甘心情願的。此外只推不甚懂高麗話。一切問長問短。一句不回。因此激怒了問官。受了許多刑罰。狠重。不過比主教所受。畧鬆些兒。他受刑時。只雙目垂視。一心祈求天主。不顧自身痛楚。後來又有兩位司鐸。一位西名陶里。姓金。一位西名僕里安。姓徐。一同被拿。他兩位也是新到。住在一個近京村子上。學話。也承這個李先通知衙役。衙役們不費半點氣力。走到便將兩位拿住。雙手反綁。頭上帶着布帽。頸上套着紅繩。這是死罪的記號。又用一個囚籠似的。裝了他們一個絡子裏。抬到刑曹。問了數堂。不懂話。因此不能回答。然而受刑也受得不少不輕。惜乎打聽不出。所曉得的。是他們和主教一共四位。同監收禁。彼此相勸相助。其樂非常。在監中就如在天堂門房裏。只待一開。便可進去。升天享福。直待到主教被拿後。半個來月。卽仲春初八日一早。有許多

人圍着監牢門口。衙役們如狼似虎的跑進監來。將四位帶滿了刑具。拖出監門。早有四百兵丁等候。護送法場。四位一人一頂小轎。頭髮扎在轎上。半躺半坐。仰首朝天。兩手又直挺挺擲在轎上。動彈不得。頭上插的斬條。斬條上寫明罪案。兩人抬一箇。一路百姓爭先來看西洋犯人。人山人海。一刻多似一刻。言語嘈雜。議論乖張。甚至有出口吐罵的。他們四位。却一些不動聲色。惟默求天主。哀憐百姓無知。並真心寬恕刑役人等。主教在路。不時奉勸左右觀望的人說。你們不要無理取笑。我們是來通報你們天國福音的。和你們無仇無怨。今日治死我們。還有誰來指引你們。救靈魂升天堂的大路呢。所以你們該哭自己的糊塗。不要過於得意。將來的日子。是可怕得狠的。主教又勸同去致命的人。年輕司鐸。要勇往直前。預備受死。一路上主教司鐸常發感嘆道。吁。吾主天主

這些衆人實在可憐。求主可憐他們。一逕出城到河灘。灘勢斗峻和山坡彷彿。因此望去倒像立軸。不致前人遮住後人。人人便於觀看。兵丁們跼立四周。圍成一個人圈兒。把致命人圈在當中。灘中高處豎起一根旗杆。杆頭掛着一面大旗。空中招展。四位抬到後。解去繩索。剝去衣裳。只留小衣一件。先喊主教上去。第一個受刑。劊子手忙將主教雙手反剪了。插了耳箭。另有一個劊子手含了一口冷水。噴了主教一臉。然後拿石灰漿塗了滿臉。又來兩個劊子手。用一根杠子。穿在主教肩窩之下。抬向四邊打轉。轉了第八次。抬放一根木椿之下。命主教跪了。把頭側在一邊。頭髮總結在細繩子上。交一人在旁拉着。布置停了。就有六名劊子手。手拿着明晃晃的長刀。在主教四周亂舞亂叫。想借此以顯威風。而不知實成其爲野人也。叫舞了一會。各人向主教頭頸上亂砍。砍至

第三刀。頭方落地。有一個劊子手忙提起頭來。送到監斬官案桌前。點驗訖。便提去梟示血椿之上。下面便是尸身。另有木板一條。寫明案由。然後三位司鐸挨次受刑。和主教一樣。第二個受刑的是白司鐸。第三個是徐司鐸。第四個是金司鐸。時同治五年正月二十二日。四位致命後。屍身暴露了三日。先是近村的外教人看不過。掘了一個坑掩埋了。六個月後。京中教友才偷着四個身屍。移葬了一塊潔淨所在。計張主教致命時。不過五十二歲。到高麗不過十年。是一位才德兼優的主教。雖高麗教會百般艱難。然十分興盛。外教人棄邪歸正的極多。這都是他聖德才能感化人心的憑據。在他致命之先。原盼望教務興隆。不久可望公然傳教。所以立有印書坊一所。以便刻印聖教書籍。可以遍國分發。又立傳信會聖嬰會。和修道院一座。栽培教中子弟。晉陞鐸德之位。以便

協助教務。主教所派栽培後學的兩位修士。一箇姓申。一箇姓朴。將要晉陞鐸德。主教滿望自己親手祝聖。豈知不能如願。有時主教愛人之心勃發。獨自一人發嘆道。巴不得我有十個司鐸。如同崔多默一般的。纔可以濟事。京都立有公學。學生已有十二名。他的超性學問。又是出等的。而博聞廣見。無有不知所以。司鐸們都去就正。都歡喜和他交談。至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傳教士未曾致命的。只剩權司鐸費朗一人。他在信上言及主教的事道。那時主教所管的地方極大。和司鐸教友來往。狠不便易。獨自一人兼管多少事務。一切賬目。也要經心清理。又要辯難答疑。真正日夜勤勞。沒有餘閒工夫。雖然如此忙。念經默想。祈求天主的時刻狠長。倘有一位司鐸來了。便與他叙談一切。毫不顯厭倦的形狀。像似閒暇的狠。沒有正事的一般。至於他的飲食。又狠淡薄。只吃些菜。

蔬米飯。連本地燒酒也不肯飲。若是魚肉蛋三穀。更不必說起。到底他待客極其豐盛。有時自做饅頭敬客。或乘便把饅頭送往同會司鐸處。他有一箇病。舉發起來。不能坐立。也不能安臥。只在一張蓆上翻滾。待痛稍減了些。便去聽告解。一連二十四點鐘之久。費朗權司鐸道。我見了也責備他不自保身。他回道。這病既不能安睡。與其在床上躺着無事。倒不如去聽幾個神工。照他年壽精力。和他大德大才看來。儘該多活幾年。無如劊子的刀竟不容情。早將他先時殺害。當他在東京出監的時候。自恨不能在此爲主致命。香港同會總管司鐸安慰他道。此去到高麗。誰知沒有致命的機會。何必是要在東京致命呢。二十一年之後。果然應這預言。得了致命之榮。細察他一生行實。真正德備功全。恰合聖葆綠宗徒的話。葆綠說。我爭戰勝了。我的前程也走完了。信德也守好了。

現在只等那公義的花冠。這就是我該得的榮賞。盼望公義的判官。我主天主。快有一日。要賞報我了。

教友司鐸相繼致命第二十二章

話說衙役們。一面提出張主教及三位司鐸。押解城外河邊斬決。一面有兩乘大牛車。各駕牛兩頭。在大監門首等候。車上各豎一個大木十字架。待監門一開。衙役們忙即提出南若望金多默兩位。推上牛車。用繩子將他們手足綁在十字架上。頭上斬條寫明籍貫姓名官爵案由。可知不是爲通和英法兩國。實是爲奉教的緣故。纔網在十字架上的。顛巍巍一路穿城而出。路旣高低。上下不平。石塊泥坑。在在都有。刑役們本無惻隱之心。又竭力加鞭。弄得車子周身震動。左仰右低。比在浪花中顛簸又硬又傷。以致南金兩位致命人在十字架

上。震痛的不省人事。待到受刑之地。解下他們。都倒在地上。無異死人。衙役們還揚鞭毒打。高聲呼喝。催逼着他們起來受刑。後見委實不能動彈。方拖到木椿邊。先綑綁了。然後梟首。屍身拋棄在場。一任鳥啄狼餐。半個月暴露。不准人收。諒必爲野獸所食。豈知屍身完好如初。沒有半點傷殘。纔有幾個教友。敢出來收屍殮葬。南若望的家族。都充發邊遠地方。永不准回籍。他八十四歲的老父和他十四歲的兒子。都被收禁。絕食而死。同日又有申樸兩位司鐸被拿。押進漢城。他們兩位得了白司鐸的信。雖知主教被拿。但他們所居之處。是在深山之中。孤另另的不和別的郵莊連接。加以天寒地凍。滿地皆雪。不但看不見出入路徑。而且崎嶇渾滑。人跡所不能到的。因此住在那兒。以爲千安百穩。萬無一失。其時申司鐸又積勞成病。吐血數升。身體萬分軟弱。就是要到別處藏

身也沒有力量。豈知白司鐸的信方接到。纔過一夜。一到天亮。早見許多衙役到了門前。突然衝進。把他們兩位一齊拿住。爲的衙役們在各處兜拿南若望的時候。便於無意間。訪出這箇區處還有洋人。細心訪確。即便踏雪進山。把他們兩位綁縛牛身上。押進漢城。走了五天纔到京城。一路上人民擁擠。爭先來看洋先生。是何面貌。見他們神清目秀。處患難之境。舉止端詳。聲音笑語之間。另有一種可親可愛的光景。雖外教人見了。也都讚嘆。一日晚間。有一箇少年衙役進監來。但見他兩眼含淚。藹然可親的向兩位司鐸說。人若只見你們外貌。和身上所受之苦。果然可憐的狠。但見你們內心和你們所做的事。確是可羨的狠。小人十分佩服。這幾句好話。雖出自一個外教人之口。大動了二位司鐸的心。連忙起身握着他的手道謝。又道。我們盼望日後再得重相見面。後來

衙役把他們兩位帶到大堂上聽審。問官就是曾定主教死罪的。因問道。倘再把你們兩個問了死罪。將來怎麼樣呢。申司鐸因爲力乏的狠。不能回答。樸司鐸回答。我們死後。高麗必遭大難。因此一答。問官大怒。命上重刑。兩人同受極刑。但樸司鐸受的更利害些。自到京後三日。卽定案立斬。申司鐸一刀。頭就落地。樸司鐸第三刀。頭纔落地。受刑之日。是仲春十一日。和前次致命的。不過懸隔三日。他兩位同進高麗。一共十年。五年暫分。五年同聚。所以彼此相親相愛。交相扶持。還比手足兄弟更親熱。今蒙天主賜他們。同日致命。從此永遠同處。無有分離之時。

教士教民同時致命第二十三章

當時衙役們抄搶教友。抄着甜頭。因此像餓虎一般。各處查抄。搜捕司鐸們。日

夜不停。務要一網打盡。那箇新茹答斯李先早將司鐸們居住的村莊坐落。一指出。某司鐸慣常在某處。某某處是來往不定的。某某處是常有人住的。年內何時聚會。司鐸一共幾位。教友一總幾多。被他兜底和盤托出。弄的司鐸們無處藏身。各處教友家動不動就被抄搶。安主教大衛呂依見這光景。以爲要救教友。莫如自己投案。免得拖累許多教友人家。還有兩位司鐸。一位西名窩美忒肋姓吳。一位西名于因姓閔也。見勢難躲避。齊來到主教處。商量善策。於是各在天主臺前。默求了一會。千思萬想。總是不妥。日前既沒有保全的法子。不如隨順天主上智的安排。聽其自然而已。仍復各自散去。各在就近村落。暫避幾時再說。這些村子雖是外教。因和教友們平日往來相厚。暫時住住。尙不見動靜。但他們各有身家之計。若有衙役們來。便保不定沒有人出首告發。所

以安主教想同吳司鐸。駛往海洋中去躲避。豈知風逆潮大。所坐之船。駛不出口。不得已。仍舊上岸。仍回原處。靜候天主聖命。時係仲春十一日。卽樸申二位致命之日。風波一日大似一日。衙役們四處搜巡。一日緊似一日。弄的教友們日夜不安。主教自己打諒。不久必定被拿。因立意想去自首。或者可以稍減風波。無如有幾個教友極力阻止。不許主教自首。此時在外有人傳說。官差來了。教友們忙請主教躲避。主教勉強順從他們好意。便躲在一大堆樹柴裏。旁邊放着一箇籃子。籃子裏是祭服等物。躲猶未了。官差一擁而入。滿屋裏亂搜亂尋。內中一個偶然向柴堆上一腳。恰踢在籃子上。見籃中之物異色異樣。大爲猜疑。接上又是一腳。將主教頭上所蓋之柴。全然踢去。主教見事敗露。只好挺然立起身來問道。你找誰。衙役突然見人問話。倒呆了半晌。少定了神。方回道。

找洋人。主教道我便是。你要拿。拿我發了。衙役因喚同伴道。快來拿人。我找着了。衆衙役一聞聲喚。搶上前來。先將主教四面圍住。起初並不加害。不過再三查問。還有別的司鐸在那裏。主教見時事到這地步。料難隱瞞。于因閔司鐸諒必被拿。徒然累及教友。不如就此同往致命的好了。因寫信去找于因。自來投首。送信去時。閔司鐸躲在一個外教人家。因怕躲在教友人家。易被株連。受苦時容易背教。所以反躲外教人處。一見書信。立刻遵命。起身來到主教那裡。一同致命。吳司鐸得了安主教和別位司鐸被拿的信息。明知自己也逃不脫身。便將衆教友遣散。速往主教被拿之處。親自投案。衙役們不見大費力。便便當當的拿到了三個洋人。十分歡喜。因此也不追問別的教友。也不抄搶教友人家。趕緊帶了三位上路回京。有一箇主教的家人。平日服事主教很忠心。舍不

得遠離。所以也跟着一同進京。情願舍身致命。死活好和主教一塊。一到京。便將主教和司鐸們送入大監牢裏。次日便照例提訊答責。因爲主教狼明白高麗話。便將聖教要理。向衆宣講了一番。這番講勸。不但不能感動這一班人。反加他們的恨心。衙役們把主教用重刑毒打。打了之後。便定死罪。只因爲高麗國王此時害病。術士們說。若把這班人在京裡處斬。怕與王上的病有碍。京中散了生人之血。我們又不便祈禳。所以着在離城較遠之處行刑爲便。於是監斬官引兵護送。送出漢城之南。離城大約二百里路。中途又來了一位致命人。姓張聖名若瑟。是申司鐸的寓東。因他招留了外國人。所以也被拿到。同去受刑。他們一班致命人。先都受了重刑。大腿打的皮開肉爛。不能步行。所以勉強騎馬上路。一路上或者默想。或者唱經。歡歡喜喜的預備去致命。如同當日宗

徒們去受刑一樣。爲耶穌受苦。不但不以爲苦。反以爲福。那些趕來觀看的人。見他們視死如歸的光景。都十分驚異。走了兩日。適逢聖主日內聖瞻禮五。衙役們商量着。要引他們繞道而行。到一個再遠些的城裏去受刑。知道那裏要看洋人的人更多。更可以多弄兩個錢。適被主教聽見。便怒責他們不要臉恥。我們一定不肯遠去。便硬逼他們一逕到先定的區處受刑。衙役們果然不敢違拗。明日聖瞻禮六。恰好是耶穌受難日期。便引他們到海邊一個漲灘上處斬。所以他們四位爲主捨生致命之日。便是耶穌爲人釘死之日。不但同日又同時。監斬官先命兵丁把烏鎗上藥。以備不虞。那時看的人頭。和海裏浪頭相仿。約有二百名兵丁持鎗遮攔。不許閒人入圍。仍遮攔不及。監斬官命四位致命人都跪下叩首。照東方見官長禮。致命人都不下跪。不過依西禮俯首作敬。

而已。因此官員大怒。命衙役把他們拳打脚踢。推倒在地。劊子手上來先把主教衣裳剝去。把手反剪了。揚起明晃晃的大刀。一刀砍去。只把頸脖子斫去了半個。便把刀拋在地上。回身向衆人說。我無力砍斷他頭。待別人來結果他罷。衆人明知他說這樣。不過故意留難。要多弄些銀錢。監斬官料知其意。也不肯直許加多少。你減我添。商量許久。可憐主教喉中鮮血直衝。衝的全身是血。倒在血裏翻滾。不能一時絕命。真正慘不堪言。過了半時。纔把價錢議定。劊子手又上來。一連砍了兩刀。方把頭臚砍下。吳司鐸吃兩刀。閔司鐸和張若瑟只喫一刀而死。四位屍首。都在海灘上露了三日。無人收殮。故意攤着。好叫禽獸來啃。豈知無知之物。如同有知的一般。都不敢動。後來仍是近村的外教人看不過。挖了一個大坑。掩埋了。待過多時。風波稍息。纔有幾箇熱心教友。遷葬到潔

淨地方。據說四位屍身。全未朽腐。不過閔司鐸身上。稍有一些爛斑。統計安主教在高麗二十年。聖了主教有九年。接正主教印。不過二十二日。他極重的是爲爲主致命之人。必將他們生平事蹟和致命情由。一一記錄。又因他深通高麗語言文字。手著聖教經書極多。又翻了一部辣丁高麗字彙。業經脫稿。惜被火燬了。他待自己克苦萬分。爲救人靈魂。不但不遺餘力。且把自己的病痛。都拋在腦後。凡遇艱難困苦。事事奮不顧身。教友們見主教如此勇往。都驚奇不已。吳司鐸在高麗傳教。不過兩年半。閔司鐸不過八箇月。兩位性情行事。都極溫厚和平。令人敬服。照他們的年紀和身力看來。大可以在高麗幹一番事業。無如天主聖意。偏叫他們早早致命。升天享福去了。所以閔司鐸在致命前。時常嘆惜道。受了千辛萬苦。偷進高麗。原要救些靈魂。如今一事無成。死的如此

之早。原似可惜。這便是一千八百六十六年。從張主教起一班致命的事蹟了。幸而艱難之時。還有三位司鐸。死裏逃生。躲過風頭。不至一網打盡。三位司鐸之中。一位李司鐸陞了主教。西名叫利代爾。當時另有數百教友被官兵殺死。還有許多躲入深山中餓死的。查這些致命的箇箇效法耶穌背十字架的表樣。一路上常爲衙役及劊子手。和一總觀看的外教人求天主。赦免他們無知之罪。開他們的心目。賜他們認得天主。救自己的靈魂。那些衆人見致命人一路同聲高唱聖咏。讚美天主。又見劊子手手裏的刀。已在他們頭上閃耀。也是面不改色。都稱奇道異。不懂其中緣故。直到本年秋天。高麗二位主教七位司鐸致命的信。纔傳到法國京城。傳教會衆修士初聞此信。不免悲傷。因思高麗聖教一番事業。幾乎一敗塗地。再思高麗教友流離失所。有如無牧之羊。苦不

盡言。但這次爲主致命的。都是本會。可知天主格外降福本會。因又轉悲爲喜。同聲歌唱。感謝天主。舉行了一箇極大的慶禮。

24

341163

(1)